

國聞周報

第六卷

26

KUOWEN WEEKLY

Vol. VI No. 26

紙新券包爲號准局郵中
類聞之立總認掛特政華

目 要

論英俄戰後關係
與復交之必要
歷樵譯

印度的民族運動
似犧譯

美國現代文學中之新潮流

凌霄一士隨筆
徐一凌士譯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租界旭街四號對面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七日出版

國聞週報

第六卷

第十六期目錄

論英俄戰後關係與復交之必要……………歷樵譯

印度的民族運動……………似幟譯

美國現代文學中之新潮流……………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者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曾胡譚蔣……………凌霄一士

豬……………予非

時人彙誌（張國忱）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上期預告添設筆記一門請徐凌霄暨徐一士兩先生擔任編纂徐君昆玉文名久播無庸贅辭愛閱本報諸君定以先睹爲快茲自本期起當繼續披露敬希閱者諸君注意爲荷



論英俄戰後關係與復交的必要

歷樵譯自五月份
英國 Contemporary Review

不佞前有「美國與蘇聯十年來之經濟關係」一文。（見上期本刊）討論美俄關係。今譯此篇。繼述英俄關係。作一對照的觀察。此文著者爲 F. F. M. 氏。文中討論英俄關係。頗爲詳盡。閱此文對於英國近頃謀恢復對俄關係之亟。可以恍然於其故矣。

歐戰以來。英俄間發生若干相互的關係。其影響所及。他國對俄之態度。亦因而受其牽動。一九一九年對俄之干涉。暗中主持者即爲英政府。而由法日捷克諸國參預其間。其後發生之封鎖一幕。亦由英艦隊身任其衝。一九二〇年一月協約國政府又從英國首揆之請。取銷封鎖。開始與蘇俄政府談判。外國與蘇俄訂約者。亦以一九二一年之英俄商約爲嚆矢。一九二四年英又先法義諸國與俄恢復充分的外交關係。迄一九二七年英政府更先歐陸各國與蘇俄絕交。驅逐駐英俄使。並召回莫斯科之使節。此事發生後。各國繼起之反俄運動。雖不若是之甚。但吾人不得不承認英國對於蘇俄在世界外交與商業上之地位。曾與以嚴重打擊。反之。近數年來。蘇俄在英國內外政治上發生之影響。亦不得不稱爲重要。一九二四年普選之主要目標。即爲對俄外交。大戰後。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之抗拒情形。欲求其穩定。必有待於對俄問題之解決。國聯工作。欲求其圓滿。亦有待於蘇俄之直接的參加。或至少能間接的合作。又陸

軍軍縮計畫之實現。亦俟蘇俄與其鄰國能就範圍。然後始能免空言無補之請。解決賠償問題。欲求其成功。亦將視德國能否與蘇俄發展商務爲準。蓋今日之蘇俄。實爲解決若干重要問題之樞紐也。

蘇俄地位有大影響於英國之外交政策。不但在歐洲爲然。倫敦爲世界資本制度之主腦。又爲不列顛帝國之中心。而莫斯科則爲摧毀資本及帝國主義之策源地。歐美資本制度。雖根深蒂固。一時無震撼之虞。但亞洲則不然。彼間資本的工業組織。尚在萌芽時代。大規模的經濟與政治之變動。方興未艾。其將來結果。無人可以逆料。現下英俄兩國之原則與思想。在亞洲爭鬥甚力。夫英俄在亞洲之爭端。固不自今日始。然在戰前。此項爭端只限於二大帝國競爭領土與商業優勢。降至今日。則變本加厲。蘇俄現以主持亞洲民族自決權爲標榜。自抱奮勇。願助亞洲民族。與歐洲之干涉及利用相奮鬥。而獲得民族之自由。英國在亞洲之領土。疆域最爲廣袤。遂被蘇俄視爲欲牢守十九世紀征服權利之現狀保持人。

關於此項問題。英國保守黨報紙。稱蘇俄在亞洲之唯一目的。即為摧毀不列顛帝國。而欲代以莫斯科之共產黨國際。在莫斯科一方面。則稱不列顛帝國在亞洲之目的。即欲以殘酷之手段。利用無防衛之亞洲民族。兩方說數之確否。可以姑不置論。最堪注意者。即在此等情形下。亞洲各國今後十年將不免時見英俄二國衝突之跡象。影響所及。勢必引起難免之結果。危及世界之和平。以是二國間。實有以大規模合作為根據。而保持友善關係之必要。勞合喬治聯立內閣中之保守閣員。從未諱言對於一九二一年商約之不滿。保守黨以為雖在該約下。能獲得大宗之交易。但對該約始終抱懷恨之思。一九二四年。外長張伯倫。拒討論反俄之理由。聲色俱厲。尤足斷絕恢復友誼關係之機會。在搜查亞柯斯商館前。張伯倫爵士曾向卜院聲明。擬待一適宜時機。與俄絕交。不料在張氏實踐斯言前。內長瓊生。熙克斯。竟率然有搜查商館事發生。彼當時固毫未顧及其結果之如何也。

當英政府與俄絕交時。頗希望能收一確切結果。其意本欲摧毀蘇維埃政府之權威與財政之穩定。以圖能有一稍能就範之政府實現。或至少迫蘇俄政府改變其政策。並希望與共產主義一重大打擊後。能廓清英國之共產勢力。歐洲有多國。以為英國搜查商館事。為向俄確宣戰之前提。即令英國不自發難。或將資助波蘭與羅馬尼亞。煽動其對俄宣戰。英政府對於輿情不願直接或間接的向他國開釁事。未能注意。斯為可異。蓋主張反對蘇俄者。惟一部分之保守黨為然。英政府當時似希望德法義三國對俄作外交與商務上的抵制。倘此說果然屬實。則英外部對於大陸之觀察。謬誤實甚。蓋德國對於與俄通商。蓄望甚奢。絕不願得罪俄人以自絕。俄國為德國商品之尾閥。挾之可以抗法。義大利工業。現有

勃興氣象。對於蘇俄南部之市場。含有染指之意。且其地油產豐富。原料繁夥。足資取給。義國藉此。可脫離倫敦紐約財政之羈勒。法普恩麥氏對於英政府之感想。雖抱同情。然揣彼心中。非不願睹英政府陷於窘境。且彼更不願迫俄人與德人發生推襟送抱之雅。在英人搜查商館後三月。普氏雖迫俄代表拉柯夫斯基回國。但此舉內幕。實含國內黨爭意味。故拉氏去後。彼即請蘇俄另簡大使。觀此以上種種。英政府欲以聯合外交陣線。對待蘇俄。其謬誤實甚。與蘇俄有外交關係之二十二國中。與之斷絕外交關係者。祇有英一國。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經驗。足徵欲以外力壓迫俄國。令其更改政體。毫未收效。俄國迄未屈服。其在政治與商業上所受之損害。雖形嚴重。但英人所期之結果。終未達到。

一九二八年蘇俄有數輸出省分。因冬令奇寒故。致收成欠佳。但考查一九二九年蘇俄之經濟力量。在多方面實較一九二六年更臻穩健。農業生產量之增進。雖覺紆緩。然已與戰前數目相等。麥類生產雖確形見絀。但其他產品數量劇增。可以抵充。蘇俄今日耕地之大小。仍與戰前相倣。農工人等之生活。普通較革命以前為佳。食糧輸出過剩之弊。反見減少。已往三四年間。工業恢復甚速。據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報告。一年中之工業產品數字。較諸前一年。約增百分之二十。觀察本統計年度前六個月結果。此項增進率並無退縮現象。惟對外貿易因暫無食糧之出口。稍受影響。蓋兩年前食糧出口計達三百萬噸。去年幾全無食糧出口。但其各種貨物之輸出。均見增加。乳酪。木材。五金。煤油。皮毛等物之出口。均有活躍氣象。上一統計年度出入口總額達一萬萬七千二百萬鎊。自一九二五年來。俄國對英貿易。雖有一落千丈之勢。但俄國與他國貿

易之增加已足彌補其缺憾而有餘。在斷交前。倫敦為俄國對外貿易中心點。凡財政。輸運。保險。以及其他普通商業。咸輻輳於是。斷交後。此等一切貿易。大半由英移往德國或其他國家。現在俄國租用船隻。則向德國享保接洽。以前俄國需用之南美皮革。一向自利物浦轉購者。今則英德美三國對俄之輸出與再輸出一覽（以金鎊為單位）

年 度	國 別	英	德	美
一九二三年		四、四八一、〇〇〇	三、七八八、九五〇	一、六六五、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七二、五二九	四、五四五、一〇〇	九、五三三、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六、九二九	一二、五五五、七五〇	一四、二七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四、四〇一、三六六	一三、三七八、一五〇	一〇、二七三、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一、二八九、七七五	一六、四七八、二〇〇	一三、三五六、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四、八〇〇、七四九	四、一六八、六〇〇	一四、九〇〇、〇〇〇

直接向阿真廷採辦。羊毛則購自澳洲。不再由英國經手。蘇俄又向德美訂購大宗機件。不復仰給於英國。觀以下蒐集之各國海關報告數字。即不難瞭然於盈虧消長之勢矣。

英俄貿易雖見衰落。惟俄國售與英國之貨。並未見減少。其原因頗為單簡。蓋俄國售與英國大部分貨物如木材。苧麻。乳酪品等。或根據其樣品。或以其素日為著名物產。故在起運前。已經脫售。結果若干因無外交關係而發生之困難。得以避免。關於俄方回英購貨之情形則異是。英國欲銷售製造品於俄。必與德人作敏銳之競爭。德人有地理上及其他之利益。足為英之勁敵。在斷交前。俄人深信英貨堅緻。且在倫敦能得大量之賒欠。故未發生若何之困難。但自斷交以來。英人售貨地位。遂大形不利。近來雖稍見進境。然俄商欲領赴英護照。非常困難。有經數月之久而尚未能領得者。除延緩外。能否領得護照。尚屬問題。俄商來英。縱欲訂購數千鎊大宗貨物。但英人對之

依然懷疑畏之念。多取畏避之態度。及訂貨後。關於製造方面。如遇俄方派有技術專家前來。亦發生同樣之困難。若在德國則無此項困難。以是俄國各廠方訂貨。當然樂於赴受人歡迎之國家矣。因英俄兩國無商約。故以致一切契約關係。增添困難。英人赴俄或俄人赴英。其法律上之身分。均不確定。其個人方面之權利。多根據於禮貌。而無法律或條約之憑藉。凡關於商標註冊問題。以及法律衝突與文件效力等。屬於英俄領事權限以內之事務。均無法解決。英俄商人談判業務者。輒不能確定其在法律與外交上之地位。若何。在此種空洞模糊之空氣中。欲求商業發展。其勢甚難。且閣員人等發表之演辭。多蓄意勸商人對俄。勿冒危險。英政府之出口信用律。適用於任何缺乏商務或財政

穩定之歐洲國家者。獨不適用於俄國。此種事實。天然將令英商對於英俄商務。均裹足不前。公共部所 The Public Department 之態度。當然視其主持人物之態度而定。英外部與商部 D. O. T. 近數年來竭力與英商以一種印象。力陳英俄通商有若干之困難與危險。自英俄通商方面言之。「商部」之縮短名稱。不如演繹其義為「阻止商業部」

Department for the Obstruction of Trade 之為當。商部人員心目中。迄未明商人對於此種困難。固早已深知其底裏。彼等所需要者。即政府有何方法。可以協助彼等超過此種之困難耳。關於護照方面之困難。固然不能專歸咎於英政府一方面。英人若欲赴俄。其困難亦與俄人赴英相等。倫敦無俄國正式代表。可就詢確切消息。英人赴俄必須轉函柏林或巴黎。蘇俄官員在此懷疑之空氣中。對於頒發護照。亦甚紆緩。

考俄人移其對英商務關係於他國。其原因不盡由於英國有種種之阻力。當一九二四年英保守政府拒絕批准工黨內閣所締之英俄條約時。德人即乘機攫取蘇俄之商務。德政府與銀行對承受俄國訂貨之製造商。擔保賒欠總額三萬萬馬克（約等於英金一千五百萬鎊）。以若干年為期。此項賒欠之款。俄人已經償還一大部份。現正着手談判。將擔保款項作大規模之擴充。又挪威政府允俄賒欠大宗款項。以補助輸出魚類於蘇俄。奧政府對於其製造品之輸入蘇俄。亦有同樣之補助。其他國家對俄亦均有半官半私之財政的補助計劃。以促進輸出。

美俄間雖無外交關係。但現在美國對俄之商業。日見增進。其間亦自有故。蓋美俄二國。雖未互派使節。然在實際上。紐約與華盛頓均有俄國駐美代表。從事增進美俄商業之便利。其效用與一九二七年前駐倫敦之俄代表彷彿。然彼等與美政府之友誼與互助的精神。尤有過之。莫斯科

亦駐有美俄商會代表。該團於三年前成立於紐約。包括美國若干著名之銀行家與製造家。美工廠對蘇俄工程師與技術專家。亦表示歡迎。近數年間。美國銀行家。教授。科學家。與商業專家等赴俄者。絡繹於道。賒欠之可能性。亦大見進步。美俄關係未遇打擊。彼等之友誼與諒解。與日俱進。美國對俄雖未正式承認。然並無搜查商館之舉。以種下惡感。且並無干涉與封鎖背景。美國更無排俄派如邱吉爾。克松或張伯倫一流人物。俄人對美並不慮其攻擊。反之却懷一種感謝之意。蓋蘇俄數年前患飢饉時。胡佛氏運動政府。施以救濟。美人與英政府之行動。絕然相反。美人知國家之善意。對於商業發展。有莫大之利益。故美俄貿易額之劇增。其間實具有至理焉。

主張斷交者最後之理由。以為英政府所採之強硬態度。足以禁絕蘇俄作反英之宣傳。證諸已往歷史。俄國在歐洲受綏時。輒伸其勢力於遠東。此事亦極可慮。考蘇俄在英國之宣傳。並未發生任何嚴重影響。英人作勞動運動者。對於外國之干涉。亦與他黨一致抱疑畏與仇恨之意。自一九二六年來。英國勞資衝突。漸歸平靜。但此現象并不能認為驅逐俄代表之力。此項平靜情形（吾人祇認為臨時的休戰）真因之所在。有下列數項：（一）失業與商務衰落。（二）工會經費與會員人數銳減。（三）一九二六年勞資衝突後。工人方面漸悟爭執之非計。至於英國之共產工作。乃英國共產黨人所為。其理想與經費。惟莫斯科方面是賴。僅僅斷絕英俄外交關係。並不能收若何之影響。

綜言之。保守黨對俄之政策。在實際上曾與英國商務。以嚴重之打擊。但並未能收若何相當的利益。結果有僵局發生。現時英國輿論對此。固亟應設法打破也。

近頃因英國實業代表團八十人赴俄參觀事。將一九二四年以來擱置不談之問題。又復提起。此項問題之要點。迄未變更。蓋在一切財政與政治重要問題解決。能發生一種友誼的政治空氣。使兩國政府與商民能以合作前。斷不能談到商業之發展。進行之第一步驟。應由英俄政府負責代表。作一坦率與繼續的友誼討論。此項討論之範圍。當然包括恢復外交關係。此外別無他種適宜及敏捷的方法。可用以研究英俄間之癥結。若將此項初步方法。擱而不談。留待後日。則費時費事。莫甚於此。蘇俄柏大柯夫向代表團之演詞。即可視作開始交涉之根據。以中止英俄之僵局。現欲解決通商航船條約。其事並無困難。所難者在債務與宣傳兩項之解決而已。

自一九一九年來。蘇維埃政府迭次聲明。願與外國談判解決革命或革命前所有債務或損失之財政的要求。但吾人常不加以注意。今試列舉蘇俄屢次之聲明如下。蘇俄於一九一九年有向巴黎和會之聲明。一九二一年有附在商約後之承認債務要求宣言。一九二二年有海牙會議之聲明。一九二四年有英俄議約時之聲明。一九二六年蘇俄與法政府談判。且臨時議定贖還戰前債券之款額。惟有一事應注意者。即蘇俄當局輒拒絕空洞的接受債務責任。必欲考查一九一七年來蘇俄及世界之變動。以及蘇俄現時之經濟的地位與其若能迅速發展之機會。然後再定償還之數目與方法。英俄兩政府經歷屆會議後。已默然同意俄國欠英政府債務與其所要求之干涉運動之損失。約略可以相抵。惟對蘇俄收歸國有之工廠。礦區等等之要求。則另當別論。英政府承認蘇俄有權可以任意組織其工業。無堅持促蘇俄將是種產業歸還原主之必要。且在實際上蘇俄當局並未拒絕根據互相退讓之原則。以討論交還

是種工廠。一九二四年條約中。曾議定如上項互讓原則不能適用時。則蘇俄對於能實在證明之損失。將與以賠償。但每一起要求。均應經過分別的考慮。吾人所可注意者。即雙方如有解決此問題合理的志願。則按照公正之根據。不難清理一切之債務與要求。英俄爭執。迄今已十一年。蘇俄與其債權國家均無所利。故今日雙方必具有真正之志願。以解決此項問題也。

吾人熟知償還國際債務。常賴輸出貨物之出超。但蘇俄現時。並無出超。俄國出口貨物所得之代價。現均用以購取貨物。以維持其生產之程序。欲求蘇俄能有美餘。必需其生產能力增加。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更必增加實業與農業之投資。尤需在國外多購機件。與運輸材料等。俄國現時實業之進步。係得力於近五年來俄政府捐稅與內債之挹注。蘇俄近頃投資於石油業五千萬鎊。此款均從全國竭力撙節而來。其艱苦非可言喻。蘇俄如欲向外國購買大宗貨物。拾舉借外債。更無其他良法也。蘇俄現時之財政地位。與戰前相同。與坎拿大、澳洲、或南美農業國家。以及一九一〇年前之美國相較。亦無異致。戰前俄國每年吸收外國資本。不下四千萬鎊。其解決債務以及參加世界商務之款。直接的均有賴於外債。現時俄國如不能清理債務問題。即不能希望另行舉借大量之外債。其所遭逢之財政問題。與德義諸國戰後之情形。在原則上相似。必需用審慎的方法。加以解決。為俄國計。最容易與敏捷之方法。莫如按照一九二四年與英國臨時議定之保障借貸。或便利商務議案。在英國取得巨額信用。而成為英國貨物銷路廣大之市場。早晚間蘇俄必能按照尋常方法。向投資家舉借需要之款項。英人對於蘇俄是否願意承認其債務。無庸懷疑。在過去十年中。俄國商業債務多至數百萬鎊。均能一一清

還俄人民政府之所以能生存於今日者。均恃與他國商務之劇增。故蘇俄斷不敢抵賴其債務也。

關於蘇俄吸收資本之能力與其是否能用資本以生利。可以無須考慮。吾人觀其發展機會之廣大。即可恍然。試述一事。以爲佐證。俄國平均耕地一英畝之出產。因缺乏充分機械與用具。與仍用舊法故。祇及西歐各國生產量四分之一。吾人若增加其生產力十分之一。雖較英德之生產量仍少三分之一。然其農民購買力之增加。每年已可多一萬萬五千萬鎊矣。

討論至此。尙餘雙方互相責備之「敵意宣傳」一端。此項問題可視爲精微難決。一九二四年未經批准之英俄條約。關於此點在第十六款項下規定如次。

訂約雙方以嚴重態度。承認具有志願。互相保守和平關係。謹慎的尊重對方政府在其領土內有絕對權力。治理其國家。並需禁止對於在對方直接或間接治下之一切人民與團體（包括受對方政府津貼之團體在內）有危及其和平與繁榮的行動。並不得挑撥對方與他國之關係。

觀上述條款之規定。似難再有所增益。又英政府常畏第三國際之煽動。英人對其能力。有時不免過分重視。但觀其在遠東或近東之失敗。即可釋然。現時對俄最妙方法。莫如今其曉然於與全世界經濟合作之真實價值。對英不致再生其疑慮。並極力令雙方人民發生友善的商業關係。與善意的空氣。使俄國政府上下。造成一種輿論。阻止有危及世界友善關係之行動。則幸甚矣。

交通經濟彙刊特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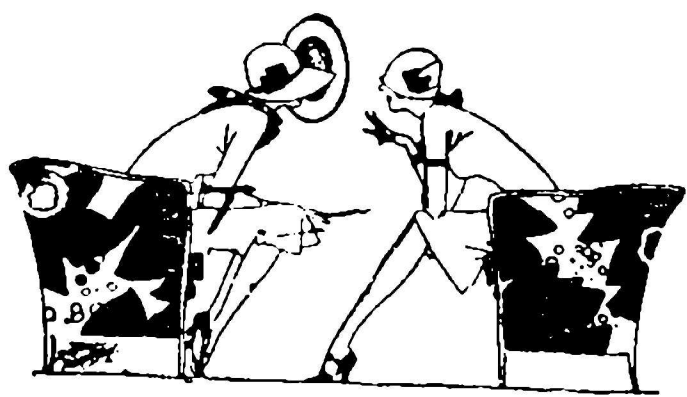
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三民主義的經濟建設	孫科
我國急需完成五大幹線意見書	章勃
帝國主義侵略下之電信問題	張心澈
我國航空事業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周詠雲
英國鐵路運輸政策之研究	鍾相青著 黃叔喬譯
新加坡築港問題	李續勳譯
近世各國造船業與中國	萬琮
利用外資建設鐵路之研究	趙韜
交通建設中各省築路概況	徐克
貨車之分類及標誌	李應元
英國鐵路新精神	章勃譯
論粵漢鐵路之完成	徐協華
交通和文化（紐約通訊）	曾克熙
各國鐵路哩數調查（附各 大國鐵路營業比較表）	徐克
中國東北移民概況	洪濤
日本船政法規譯叢	王洸
農業銀行與民生主義	龔玉衡
中國今日的經濟狀況	鮑運慧

本刊爲普及起見。雖此次內容特別擴大篇幅。增多仍售原價。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本刊價目：每期二角。外埠郵費每冊二分半。優待長期訂閱。

通訊及發行：北平交通管理學院內交通經濟學會。



印度的民族運動

矢內原忠雄著
似犧譯

(一) 貧困和無智

在人類社會裏面，主要壓迫之一，就是一國國民或者一種民族，支配他國國民或者他種民族。這種表現得最顯著的例，就是殖民地。說起印度，自從十七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創設以來，伊就受著英國經濟的政治的統治，直到如今了。我們從伊成為殖民地的長久的歷史方面，從他成為使英國富強最有力的寶庫方面，從伊廣大的面積和衆庶的人口等方面說來，印度真正的道地的殖民地了。伊的面積比較除去俄羅斯的歐洲全部還來得大，人口現在在三億萬以上，像這樣的國家，而成為被他國所征服的殖民地，經過三百年之久，真不能不說是近世人類史上的一樁大事。英國的統治印度，和在這統治下的印度人的狀態，都不能不說是在人類社會中極關重要的事。

印度全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住在村落間的；十分之一住在都市。以職業分，則依狹義的農業為生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一，工業者佔百分之十。工業者的大部分是住在村落中的手工業者；那有

印度組織的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一。雖然印度被列為八大工業國之一，實則伊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這種農民的貧困，早已是世界有名的談話資料。就是工業者勞動者的態度，也是狼窮乏的。

印度人民每人每年所得，據說是大約一百露比，就是每日四便士半（約合十八錢。）其中五分之一為購買基本的食物米麥所費，其餘三便士半，就用做其他一切的生活費用了。這不過是貧富階級的平均數目，若是那占國民大多數的農民勞動者的生活狀態，比較這個還遠為惡劣；這是狼著明的事實。據麻打拉薩貧民居住地域的調查：每人一日所得，不過二便士又四分之一；除去米價之外，所餘不過半便士（二錢。）又據彭查浦地方的調查，說是：「農民產在債裏，活在債裏，死在債裏。」就任何村落看來，那不負債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甚至在十分之一以下的都有。從全部看來，負債的住民占百分之八十三，負債總額達土地收入總數的十二倍。一九一九年彭查浦住民的負債總額，達三千萬磅。就是在英領印度的全體，負債總額，算來有四萬萬磅。這種債款

的利息，是一分五到五分的複利。況且他們對於政府及地主的地稅地租又是很高。農耕的方法又很幼稚；收穫可說是最低。據德康地方調查結果：這裏的村落百分之八十五是在破產狀態。他們所得的，尚不到普通生活費必要額的百分之五十一。五。農民像這樣的貧困，實在是全印度的大問題。所以飢饉的慘害是很劇烈的。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〇〇年中，飢饉一共發生過十八次，死亡數達二百六十萬人。貧困愈甚，飢饉愈凶；飢饉愈凶，貧困更甚。據研究彭查浦農民問題的專家達林克氏的結論，說是：印度三萬萬民衆的最大必需品，就是「食物，多量的食物，更多量的食物。」

農工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態，亦不見好。紡績職工，每日平均的工資（一九二二年五月）男子是二先令，（一圓），女子是一先令（五十錢），童工半日是四便士至六便士。黃麻工場的紅利有過九成，可是那織工的工資，一週不過二先令至十二先令。煤礦工一週的工資是七先令。橡皮，咖啡，木棉，以及其他農園勞動者的平均工資，男子一天是三先令到四先令，女子是一先令到二先令。在阿脫薩姆的茶園裏男子一天是八便士，女子是六便士，童工是三便士；在茶工場裏是九便士。併且這種茶園的組織，無論誰都沒有能够接近他的勞動者的可能性。因此，這裏的農園勞動者的勞動組合，至今還沒成立。在這裏，簡直就像在隔離室裏面一般，可以任意被人行榨取壓迫的樣子。盧查福氏曾經講過，倘使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 的著者 Stowe 在這許多農園裏，一定可以找到不少材料，寫出故事來，刺激起世界上

憤慨的。

據孟買勞動局的報告：孟買勞動階級的家族，大抵有五個人的家族，平均所得，一週不過十七先令五便士。他們穀物的消費量，只能同飢饉救濟法上所規定的最大額相當，比較孟買監獄規則所規定的飲食量，還要少些。勞動者的家族，十分之九是住在一間屋裏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七是負債的，通常利息是年利七分五。嬰兒的死亡率，常常在千分之六百以上。一九二一年達到千分之八百二十八。十分之九的兒童吸食鴉片。

以上所說印度人的貧困，是大家知道的事實。他們的教育程度，也是很低的。在印度雖有十五所大學，可是同普通教育程度的不普及，剛是一個顯著的對照。據一九二一年調查，英領印度人口中，識字的只占百分之八・二，其餘百分之九十一・八就是目不識丁的人們。以男女分，則男子人口中，識字的占百分之十三・九，女子不過占百分之二・一。在全印度能够讀寫英語的，不過二百五十萬人（不到全人口百分之一。）

醫藥和社會衛生的設備，也是極不普及的。據一九二一年國際調查：英領印度的死亡率，千人中有三〇・六之多，真是世界各國所稀有的事。尤其在農村裏，死亡率愈高。在彭查浦的農村裏，千人中五十一人死亡。至於印度嬰兒的死亡率，那是異常之高。

貧困，愚昧，和死亡三件事，就是印度民衆歷來的運命，也就是現在的狀況！

（二）英國的統治

以上所說的貧困，愚昧，和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對於這三件事，英國的統治是否漸次改良他，是否已經提高印度人經濟的社會的地位？英國對於這樣貧困和愚昧是否負相當的責任？

有人說：印度農民貧困的原因，是飢饉的頻仍；飢饉的原因，是因爲貿易風的不調。這就是說貧困的原因是自然造成的。因爲貿易風不調，雨量就稀少，於是發生旱災飢饉。又有人說：在英國統治之下，開辦灌溉水道和設置鐵路。對於防止飢饉很有力量。不過自從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九年間，政府投資於鐵路的經費，七倍於灌溉事業。從一八八九年到現在，於灌溉事業更能看出相對的減少。交通機關發展了，固然能使物料供給很容易；同時，亦能使物料輸出很容易。可是因此，資本主義侵入了農村，印度農村經濟，被他貨幣經濟化；生產品亦被他商品化；村落共同團體制度，亦被他破壞了；併且歷來的備荒貯穀制度也廢除了，生產品立刻成爲從鐵路輸出的東西。雖然在饑荒的時候，穀物輸送是很便利，不過印度窮農民，對他怎樣有購買的能力呢？戴古皮氏說過：從前是要有接連二年旱災，纔成飢饉；近來只要有一年旱災的結果，立刻呈出飢饉狀態。這原因是因爲破壞了村落備荒貯穀制度；所以在英國統治之下，常有飢饉頻發性。

又有人說：印度農民貧困的原因，是在人口過剩，土地分割的原故。據說有一處地方，不過只有五十一英畝的土地，可是分成百三十六份，分屬五十家。又一村落，有地主一百五十六戶，其中十六戶，把土地分割到十分以上。照這樣的人口過剩，往往是生產率過高的原故。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愛爾蘭也是這樣的。不過

沒有同時發生都市不發達和工業不振的現象。在印度人口中，依農業生存者的比例，據每次國勢調查，都是增加的。一八九一年占百分之六十一，一九〇一年占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一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二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三。一切文明國家因爲資本主義化的結果，於是發生人口集中都市，農業人口率漸減的現象，印度同這個正相反對。這種現象，不外乎英國商品輸入，和現在印度手工業衰微的原故。英國因從印度輸入原料品總能工業化，可是印度因爲英國工業品的輸入，變成不得不專意於原料品及食料品的生產。英國有許多人口集中的都市；同時，在印度人口分散到農村裏去。在英國是產業革命的時候，在印度就是走進產業退化的途徑中去。所以印度的手工業衰微，和農村人口過剩，都是爲英國工業發達的必要的條件。所以英國統治的政策，就是許久印度工業發達的阻害，她對的印度的棉布絲的輸入，起初就徵收很重的保護稅；反之，英國品輸入印度，可以自由免稅。可是對於輸入印度的機械，又要徵收高率關稅。直到十九世紀末年，印度政府，因爲財政上的理由，不得不徵收棉絲布的輸入稅；不過同時，對於印度國內產出的製品，亦徵收同率的國內消費稅。要之，英國說是完全因爲蘭堪州 Lancashire 利益的原故，纔來統治印度。這句話，雖屬不當；也很有意思。

工業的阻害是這樣；那麼，印度農業在英國統治之下，已經改良到如何地步了？前面已經說過，農耕方法的幼稚，就是印度農民貧困的原因。讓我們把美英政府的農業施設費，來比較看一看：北美合衆國（一九一九—二〇年）每千人是一〇二〇露比；英國

本國（一九二二年）是九六〇露比；在印度彭查浦僅只有七九露比。再則千英畝耕地，北美合衆國是二一〇露比；英國本國是一三八〇露比，彭查浦不過是五十六露比。

印度的農業是增加的；可是他生產增加的指數，不及輸出增加的指數；食料品的增加指數，不及原料品的指數。最大部分的印度生產物的被輸出去，是無疑義的了。當約翰斯他拉奏在印度大藏大臣任內時宣稱：「印度和英國有了關係，這個關係，就是叫印度年年不得不向歐洲輸送價值三千萬磅的生產物，並沒有受到何種直接的商業代價。」這就是以輸出超過額做為對英國的財政上付款（如官吏的恩給年金，投資利息等。）這就是對於印度人口的頭等要求的會計報告。印度人終日營營勞働，天天節省他們的食糧消費，只不過爲了這筆付款。所以英國繁榮的裏子，就是榨取印度人。

關於印度人的教育方面，當從前固有村落制度破壞的時候，那時的村落教育機關，亦給他一掃而空。代起的是普通教育機關，不過他的設備，狠不重視。在英國統治之下，印度教育機關，真有退步的嫌疑。在英國保護之下的二三王國，到有義務教育制度，或是兒童入學率很高；可是在英國直轄區域內，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一九二四年到二五年的預算，共有一億五千四百萬磅。這裏間，教育費只有七百萬磅，衛生費三百萬磅，農業一百萬磅，工業五十萬磅；可是軍費及警察費占五千七百萬磅。再來同那直接維持英帝國主義的軍費，如印度內部叛亂的鎮壓費，國境防禦及擴張費以及向印度國外的埃及，美索布達米亞和中國的出兵

費等，那麼浩大的經費來比較一下，那末印度民衆教育衛生產業等的建設費。是何等的渺小呀！要之，印度政府的財政，實在是站在犧牲印度民衆，維持大英帝國主義原則的立場上面的呀。

英國在印度方面，也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任何社會和經濟的建設。伊對於飢饉救濟的方法，也有特別注意的地方。不過在英國人自誇爲不列顛的和平 *Dark Britannia* 的長久支配之下，印度民衆的社會的經濟的地位很少提高，這真是可怪的事實。據某學者說：印度農民的生活程度比較蒙古 *Mongol* 王朝時代更無進步。現在我們且不提英國統治印度是否陷害印度人在貧困和愚昧的境地。不過英國不替印度民衆求利益，是無論誰都不能否認的。果然是這樣，我們不能不說英國的統治印度，對於現在印度人的貧困和愚昧，實在負有重大責任。

（未完）





美國現代文學中之新潮流

譯美國論壇雜誌(Forum)第七十九卷
第一號穆爾(Paul Elmer More)原作

本篇題目及範圍。係論究今日美國文學中之所謂新派。故於工力最深之小說家華頓夫人(Edith Wharton)及聲名最著之詩人魯濱孫(E. A. Robinson)福羅斯特(Robert Frost)均不能論及。此諸人者。其地位及成績已為衆所公認。然不能謂為美國之新派文學家。與彼宣告獨立而專務反對舊文學者異其趣。華頓夫人之小說及魯濱孫君之詩。固皆敘述美國之生活及近今之情事。然其思想及體裁均無異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至福羅斯特君之文體雖甚奇詭。然其人之精神實與新英倫文學宗派中之舊作家如 Lowell 女士及 Freeman 夫人等相同而無所別異也。

以此之故。於彼大多數之作家。成書極多而甚受社會歡迎者。今亦不能論及。此中如 Booth Tarkington 之頗能自樹。如 Hamlin Garland 及 Meredith Nicholson 雖平凡而無瑕可指。如胡禮德 Harold Pinter Wright 之書銷售極多。其名騰於衆口。而嚴正之批評家則鄙棄不屑齒及。予獨竊賞此君之作。可云例外者皆是也。

吾人對於以上兩種作家。無多可說。僅可云此諸人者。常有新書出版。其書之工力有深有淺。其書之文辭有美有惡。其書之內容則或寫此地或寫彼地之風光。人之讀其書者。只為娛樂消遣。平日亦不多談論及之。至

所號為新派之文學家則不然。其人數雖微。而喧鬧擾攘不休。世人如或漠視之。則彼中之勇者。情甘犧牲。特作成一書出版。以奇特淫穢動人之耳目。於是有所提議禁止行銷。社會中人乃紛紛尋求此書讀之。而新派遂又喧騰人口矣。

新派對於文學藝術之主張。雖自謂創要發明。而實則追步效顰英國之新派。而英國之新派又模倣法國或俄國之新派。由巴黎傳至倫敦。已閱二三十年。由倫敦傳至紐約。更閱二三十年。此常例也。如是。又何新之足云。惟有一事。係美國新派所自創。即專務攻訐新英倫之清教徒 (New England Puritanism) 及其精神。不遺餘力是也。彼英國之新文學家。亦常鄙笑維多利亞時代之作者。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今之後生。尤好詆前修。然從未有如吾美國新文學之甚者。彼輩血脈憤張。苟有對於昔日波士頓諸文學宗匠表示些須之崇敬。或略溯舊文學之淵源者。則怒不可遏。幾將逞兇用武而後快焉。

夫其同仇之心者。其團體之結合最堅。新派文人。於所主張雖多歧異。而於其所反對者則極為一致。彼輩以反抗並破壞美國之國性為共同之目的。故能自成一派。而有別於歐洲之新文學家焉。夫美國自建國以迄今日。所可以代表美國國性之文學作品。僅有英倫之清教徒如愛瑪生

Emerson 郎法羅 Longfellow 羅威爾 Lowell 惠德爾 Whittier 霍桑 Hawthorne 索魯 Thoreau 等人之著作。雖其宏大精嚴之處。不能與歐洲文學中之傑作相比。然亦自有其價值而具特長。新派文人固亦知之。而乃一概攻訾。思欲破除之以爲快。彼之所取者。惟阿淪波 (Poe) 與惠德曼 (Whitman) 二家。於近今之作者則推尊 Stephen Crane 氏。豈非異事哉。

細究新派文人力求推翻新英倫文學正統之原因。蓋有三焉。

(一)曰褊狹之地域之見。文學與政治同。彼西部各省 (Oklahoma 與 Kalumazoo) 等地之人。傲睨自喜。以爲吾所生長之鄉村。亦可爲世界文化之中心。較被清教徒所居之大都會 (波士頓) 何多讓焉。其心固不甘居人下。然跡其所行。則此諸地之文人。以及芝加哥城中之文人。其稍稍成名。足以自立者。則莫不急急東徙。奔赴紐約城中而居住焉。紐約者億萬人之所聚者。而實等於無人之境。居民皆係他處遷來者。於此經商。於此食宿。於此死而葬者極多。然實各不相謀。五方雜處。語言淆亂。意大利等國語流行。而純粹之英語幾於無聞。故來自田間之文人多樂就之。而遷至波士頓者則無一人焉。

(二)曰誤謬之愛國心。或謂昔日波士頓之諸大家 (愛瑪生等) 其文化學術得自外國。其著作中所用之文字悉力模倣倫敦之英文。未免爲他人之奴隸。於是新派文人。本其愛國之心。力求表現自己。行文運用美國之方言白話。以造成一種特別而新奇之美國文學。此其志固甚可嘉。然與事實相反。蓋新英倫之詩人文士。其著作之外形雖力遵文法之成規與藝術之定律。然其精神則正足表現其時美國之國性。非若今之新派文人專以摧毀國性爲能事。新派倡爲解放之說。破壞種種禮法規矩。

使道德與宗教蕩滅無餘。此豈美國之國性耶。今日他國之新派文人亦盛倡此說。吾人追步其後塵。又何獨立自尊之可言耶。

(三)曰對於宗教道德之反抗。十九世紀中葉之清教徒作家。亦嘗有反對舊日宗教中之信條與儀式者。如愛瑪生即以不滿於其教派枯燥無味之禮文。棄其牧師之職而不爲。然愛瑪生之徒。固皆植品礪行。以道德爲世宗尙。其著作中充滿道德宗教之真理。無殊古希臘之史詩悲劇。近今反抗宗教道德則已成爲風氣。其主張態度亦人各不同。有以無宗教無道德爲生人最樂之境界。於是造爲「宗教主義」「道德主義」等名詞。以爲攻擊之目標。生活及藝術中。均不許有宗教及道德之存在。偶有見端。則奮力排除之。不使有萌芽再長之機而後已。此一派也。有謂道德宗教對於人之實際生活。均爲有益。然與文學藝術之原理無關。人生縱有一定之規律。藝術則爲藝術而存立。不宜牽混於一處。此又一派也。是故提倡文學之自由與解放者。本非一致。然以同仇之故。遂隸於一旗幟之下。攻訐清教徒。反對道德及宗教。又使藝術與人生分立絕緣。彼輩鄙視新英倫之清教徒。而實竊取其獨立自尊之精神。但誤用之耳。就大體言之。新派文人又可分爲二類。一曰審美派。二曰寫實派。二派有時亦互相牴牾。茲分論之。

(一) 審美派

審美派以近年逝世之羅威爾女士 Amy Lowell 爲領袖。女士於詩之技術造詣頗深。然於作詩之方法。則多因襲而少創造。無韻律之自由詩爲一時風尚。女士遂亦效顰而趨從之。初學美國之惠德曼。繼又摹倣法國形象派 (Image) 之新詩人。然此尙不足云自創。女士必欲於奇立異。乃造爲所謂「繁音散文」 Polyphonic Prose 之體。此體實本於

法國詩人佛阿氏(Paul Fort)之說。惟佛阿氏所用者乃舊詩中之音律。而女士則以「雄辯式之散文中之紆徐流動之音節」代之。女士云：「所謂繁音散文者。乃如樂隊合奏之音樂。其調非若自由詩之簡單諧和。而繁複多變化。」女士之計畫頗大。方其初出之時。積學之詩人亦嘗重視之。至其終局之成績。則直無可言者矣。

今後羅威爾女士如能長保其聲名。必係由於其所作舊詩之佳。而非由於其繁音散文之新製。此事之無可疑者也。女士於舊詩確具工夫。不乏琢磨光輝之佳作。苟不肆意創立新體。則其成就實不可限量。女士之才蓋為其學說所誤者也。女士生時頗負盛名。其離奇怪誕之行事亦津津為人所樂道。然女士在文學上之影響殊其微細。今已漸歸消滅。不但女士一人。所謂自由詩者。今已為極新派之文人所唾棄。某大學二年級學生。以不道德之文學主張。被校中勒令休學。此君嘗告予。謂彼自由詩大作家桑布氏(Carl Sandburg)以芝加哥城中之「煤烟與鋼鐵」為作詩之材料者。今已「死去」。其所作新詩已無人讀之矣。

審美派之新文學家。其著作今猶為人所喜讀者。當以喀伯爾 J. B. Culler 為最有名。喀氏乃一奇人。初未知名。旋以其「甲根」(Jensen)一書出版。政府當局認為有傷風化。嚴禁發售及郵遞。美國智識階級中人。思想簡單。以為凡官廳所禁止者必為藝術上之佳作。於是立奉喀氏為文學界之殉道者。而其名遂大顯。至該書之價值如何。甚不易言。亦有博學能文之士。稱贊此書為不朽之傑作。推喀伯爾為現今美國第一作者。而大多數頭腦清醒之人。則謂此書毫無足觀。喀氏乃一性喜自炫之妄人耳。以吾所知。今日極新派之少年皆不稱許此書。然彼輩於本國之文學一無所取。僅取 James Joyce 之 Ulysses 小說。以作者非美國人是則

新派少年之去取固不足為評判之標準也。

此書中所叙之甲根。乃中世之才。能詩以當商為業。其後得魔術之助。夢中返老還童。重度一生。看破一切。恣意所欲。為蓋人生哲學之寓言。而以神奇魔幻之情事寫出者也。世界各國之神話奇談。均網羅入書。作者自謂已窺破人生之秘奧。無所依戀。無所信仰。遣詞用筆。一主冷峭。而常流於淫蕩。蓋合許賴(Maurice Hewlett)與法郎士(Anatole France)之法而一之。故作明白淺顯之文筆。而造成極繁複極凝鍊之作品。吾讀此書。覺其前後頗不一致。偶得一章。甚喜其內容之佳。感於人事之無常。深心久思。而得智慧。言之若甚曠達。其心乃愈悲苦。吾讀至此。方忞欣賞。乃其下忽轉為粗厲之音。難以俚文鄙詞。出其小慧。炫人。則吾對作者頓為失望。而謂作者之學似博而實淺。作者之藝術似巧而實劣。書中之優點亦皆常見而不足道者也。讀「甲根」一書。每覺作者之天才學問均過人而未獲施展。評者之稱賞其書。蓋以此故。而予則頗疑此書之見賞於多數人。祇因其以柔麗之筆。寫淫蕩之情而已。

除「甲根」一書外。喀伯爾君又曾著成互相關連之小說多種。譽之者至謂駕巴爾札克(Balzac)與左拉(Zola)而上之。巴爾札克僅叙法國拿破崙第三帝政時代之社會。左拉亦只叙 Rougon-Macquart 一家之淵源。若此美國勿吉尼亞省 Richmond 城中之作者喀伯爾君。其想象力之偉大。乃非彼二人所及。予今引約克曼君(Borkman)所作喀伯爾小說全集之序中之言曰：「喀伯爾君小說中之所敘述者。自其幼年時代所經歷之環境起始。細溯一社會團體之根底。歷時與地。窮源竟委。遂能造成諸多恢奇動人而又合乎情理之人生片影。表明人類命運相關之道。苟按其次序。將各書一一研讀。則可完全洞見血統遺傳之事象。自中世直

至最近三四年為止。彼巴爾札克之書。僅能寫一地一鄉一時之情形。又未能著其變化之跡。豈可與喀伯爾君如斯宏大之著作相提並論。云云。予謂約克曼君此說。直是謬言。喀伯爾君之小說。固甚巧妙。間有諷世嘲俗之語。亦可玩味。然細究之。則皆小慧而已。不足為偉大之徵。今乃謂其勝過巴爾札克之「人間全劇」(Comedie Humaine)。如此顛倒錯亂。足證約克曼君於藝術及人生毫無所知。然今之慧黠之報館中人。概皆如是。安能於約克曼君而獨深責之哉。

喀伯爾君所著各書。予最喜其「超過生活」(Beyond Life)一書。喀伯爾君於此書中。自述其對於文學之見解。與彼寫實派之所言所行者。正相反對。此書前後美惡不均。書中之隱居之小說家。乃喀伯爾君自寓其人。博學而性殊怪僻。寫來頗似傀儡。無甚生氣。然其口中之議論。則甚正大。其言曰：「詩與小說。乃以一種預示之魔術。使『活動之幻象』顯露於外。而鼓舞人心。俾日趨於高尚之目的者也。此種活動之幻象。即世人所號為奇蹟豔史者。並非虛無之物。苟作者能將人生之根本事理。本諸己之所見者。而確切寫出之。則可近於人生之真諦。而幻象即成實在矣。是故藝術作者。乃人生之先導與伴侶。吾人心中。皆希望世間之事物。物不止如現今之實在情形。而能有勝於此。能合乎理想。所謂種種奇蹟豔史。即表示此種願望者。人生到處皆為此種願望所驅遣。作者苟能明見及此。而寫出之。則已進於神明之域。而篤信上帝矣。」

精確細密之讀者。或將譏喀伯爾君。誤將觀念與理想併為一談。未加分別。蓋透過浮表之現象。而直窺物之本性。是曰觀念。以不滿於現實世界之情形之故。故意造作種種美麗之幻象。以掩飾之。是曰理想。然今世蹈此失者甚多。非止喀伯爾君一人。今世之求逃脫卑下之悲觀主義者。往

往趨於偽柏拉圖主義。以聖陀亞那教授 (Santayana) 之盛名及大手筆。且為之倡。蓋皆誤以理想為觀念者也。觀於喀伯爾君之論奇蹟豔史與人生道德之關係。即可知之。喀伯爾君取亞里士多德之格言。謂文學中所描寫之人生。不當為實在之情形。而當為理想之境界。斯固是也。凡真正之古典派文人。未有不進蘇封克里氏之理想戲劇。而細尤里比底氏之寫實戲劇者。即未有不贊成喀伯爾君之說者。然試問其所謂理想之境界者為何。喀伯爾君則曰：「所謂善惡。乃美術上之慣例。而起源於浪漫之觀感。此事之不容疑者也。」又曰：「愚人之所稱為道德者。持與美較。則相形見絀。而不足重輕。非道德不足重也。以其在美術上之價值渺乎其小也。」是故由喀伯爾君理想之境界之說。則是世間人之為惡犯罪者。雖常有種種之痛苦。而小說書中所描寫之人物。則可恣意為惡犯罪。而結果仍甚快樂圓滿。姑不論此說。獎勵人之為惡。豈合於真理實事耶。喀伯爾君之言。僅足以破「道德主義」及「宗教主義」。不足損傷道德。然喀伯爾君以人生之真與文學藝術中之美。劃分為二。各不相關。如是為之。則文學藝術中。決不能有莊嚴切摯之情感。此其失誤之關係重大者也。

羅威爾女士與喀伯爾君。為吾美國審美派文人之領袖。而二人皆生於東部。以保守著名之通都大邑。皆出身名門貴家。皆受高深教育。此事之甚足注意者也。羅威爾女士為博學之詩人 James Russell Lowell 之族孫。哈佛大學校長 A. Lawrence Lowell 之胞妹。以世系論。固麻省昔日諸大名賢之嫡派也。喀伯爾君之家。亦為勿吉尼亞省之名族。在威廉瑪利大學畢業。復在該校為希臘文教授。試問今之新派文人。能通希臘文者有幾人哉。

【二】寫實派

新派最激進之文人。所號爲寫實派者。則正與以上所言者相反。蓋皆生長於美國中部 Kansas 至 Ohio 諸省之小邑。少時並未受真正之教育。雖自奮於文學。而缺乏歷史環境之陶鑄。故所造均不深。其中若路易斯 Sinclair Lewis 生於米乃蘇達省之 Sauk Center 地方。曾在耶魯大學畢業。獲得學位。然其人智識粗淺。尙不如杜來色 Theodore Dreiser 之奔馳於芝加哥之市街。或蹣跚於各地之公立圖書館而成其學問者。且不如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 之粗識文字亦由天惠而未嘗入學未嘗讀書者也。

寫實派文人又有多巴索 John Dos Passos 者。生於芝加哥。畢業哈佛大學。受法國作者及西班牙之易班乃士 Ibanon 之影響甚深。就知識及藝術論。其著作不能謂之粗淺。然就其反映人生之處觀之。則此君之著作實爲最劣下者。其「紐約火車站」Manhattan Transfer 一書。甚爲人所稱道。然此書內容亂雜無章。專寫紐約城中卑下污穢之情況。以今世流行之語說之。此書乃直接表現人之「流動之意識」。而甚得其真者。吾則謂不如稱此書爲「污水溝中之爆發」之爲愈也。

以上歷叙新派文人之出身。予非敢自詡名貴。亦非存地域之見。（吾本身亦籍隸中部之一省）蓋以其與該派之主張及著作至有關係。因此而成爲一種特性。致與今世法國英國之寫實派截然劃分。研究批評之者不可不注意也。寫實派之中。以杜來色君勢力爲最大。杜君與安德生君並爲該派之代表。故今於杜來色君之平生。請更詳論之。幸哉此事非難。蓋杜來色君與共同派之作者。均自視甚重。以爲茫茫世界之中。我爲第一主要之人。於是其著作小說也。處處藉書中人物之姓

名。以表現一己之性行。且進而撰作自傳。以詳述我之歷史。杜來色君之 Book About Myself 一書。即其自傳也。杜君年已五十。未能有開關心後世之名。乃以其少年及壯歲極平常極瑣屑極無味之生活及行事。堆積搜羅。而成此五百餘頁之巨帙。及審其內容。則作者自言其少時戀愛。一清白而忠厚之少女。屢欲姦污之。而卒未果。待至多年之後。乃娶之爲妻。而此時情欲已滅。淫心不熾。索然無味。深悔昔日之不逕行恣意求歡也。嗚呼。杜來色君所欲告天下後世者如此。吾人惟深服其勇。蓋書中所叙情事。爲極猥瑣者。雖寫實派小說家亦將擱筆。而杜君直叙之不稍隱諱。但爲研究杜君之生平。此書固係無價之寶矣。

按杜來色君自傳。杜君於一八七一年。生於印第安那省之 Terre Haute 地方。父爲德國人。種奉天主教。爲一小牧師。貧窮而無志氣。但多卑靡之情。感旋携家至芝加哥城中居住。杜來色自幼即終日流連躑躅於芝加哥街市中。爲一小商店沿街售賣貨物爲生。已而竊去店中銀幣二十五元而逃。深恐爲人發覺。自是力行謹慎。竭力蘊藏。年二十二。在本區某政客所辦之小報館中得一微職。旋於一八九二年至聖路城。爲某報館訪員。該報主筆某。負一時盛名。杜君從之學。獲益不少云。

聖路易城爲予之故里。方杜君來聖路易之日。正予將離此而出遊之時。杜君所叙當時聖路易城中情形。甚爲真確而生動。街巷坊陌。都存掌故。人物俗尚。歷歷在目。予尙可爲杜君證也。然杜君旋亦去此而東。一再飄流。卒抵紐約。其後又經多年之辛勤困苦。所撰小說爲人所注意。名譽漸起。及三四年前「美國之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 小說出版。凡二巨冊。大受羣衆歡迎。國內國外之名著。而杜來色之名乃如雷貫耳。而杜君遂爲美國之大作家矣。

予意寫實派之作品中。當以杜來色君之自傳 Book About Myself 與安德生君之自傳 Steady Teller's Story 為最重要。其所著之小說遠不能及也。杜君行事經歷雖與予殊。然其自傳中所叙昔年美國之情況。與予幼時之知識及感情。在在關合。今已渺焉不可復睹。予之獨賞此自傳。或緣此故。然平心論之。杜君自傳之文筆。簡明直捷。不愧為訓練有素之報館訪員。而其所作之小說之文筆。雖刻意求工。而粗惡不堪。市井之淫辭浪語。與生物學實驗室中之科學名詞。混於一處。雜而不純。至論自傳之內容。則欲窮究美國寫實派文學之來源者。正可於此處得之。蓋杜君言之不事諱飾也。

三四十十年前在美國中部各省。出身微賤之少年。蓋皆與杜君同其境遇。潦倒其精神生活。惟賴宗教。或為錫閉專制之天主教。如杜君所奉者是。又或為窮困薄弱之耶穌新教。其教中之典禮儀節。皆已廢除。想象無所寄託。而文學與藝術則從未夢見。不殊非洲穴居之蠻人。其知識其感情。皆抑塞窮乏。不獲發育。如此之少年。或未嘗受學。或即在當時窮鄉僻壤。經費不足。設備簡陋之大學畢業。得有一有名無實之學位。流轉而至喧鬧擾攘之芝加哥城。盡身此中。欲以著作文章自見。偶在專務登載奇聞醜事之報館中得一位。以資糊口。彼於人生之大事業大道理。固未嘗窺見。而其與此後新得之經驗。皆取資於警區法庭驗尸場。及污穢之街坊。破敗之人家。其材料則不外圖財害命。奸淫誘拐。欺詐劫奪之罪惡行事。而乃悉心採訪。輾轉傳述。筆而書之。以為文章。境遇如斯之少年。其世界觀人生觀為如何。可想而知矣。杜來色君自叙其當時之感觸。極為動聽。謂其初彼猶「念念不忘耶穌山上訓言及天國無上之福。以為世中之活人其性情行事亦必如是」。繼乃知其大謬不然。蓋社會中人。凡彼所

遇者。莫不視生活為一猛烈辛苦之奮鬥戰爭。此中只有劫奪。而無禮讓。爾詐我虞。不以為非。種種陷阱機械。偶一失誤。便墮其中。或緣幻想錯覺。枉費心力。走入歧途。其中得失成敗毫無定理。誠如其至友某君所云。一人世乃一演神背義污穢醜惡機械變詐之賭博場耳。安有所謂人情天理哉。

當是時。杜來色君頗有志於名利。性復聰敏。遂日行研讀書籍。所讀者適為巴爾扎克及左拉小說之英文譯本。杜來色君乃悉彼紅塵十丈繁華世界之巴黎。正與吾目所見之芝加哥相同。如斯社會。如斯事業。特彼中競爭活動之範圍較大。參加之人物較多。結果之成敗得失亦較鉅耳。由是杜君遂斷定著作小說之方法。惟在寫實。與彼平昔所撰之新聞訪稿無二趣也。其後杜君又涉獵赫胥黎斯賓塞等人之書。此諸人者。固當時未受教育之人。及一偏狹隘之科學家所奉為萬世之聖人及導師者也。於是杜君慨然曰。吾見人生如是。蠻橫混亂而無道理。甚深疑懼。及讀此諸名賢之書。乃知人生原本如是。歷千古而不變。吾乃廢然止矣。杜君續言曰。前此吾常努力苦心。欲有所為。以為行之必有結果。今則熱心頓減。深信人之精神決無目的及進步。只有當前之快樂。無復未來之希望。人之生世。至不得已。其事甚苦。生死問題極不重要。所謂人之理想奮鬥憂患幸福等等。皆不過化學作用之結果。人之行事之動機。均由好樂而惡苦。苦樂之情。宰制人生。其所以然。固莫能明。亦毋庸措意。總之。人身乃一機器。既無計畫之施。亦無創造之人。偶爾成形。強驅而前。胡亂行使。亦無愛護顧惜。此機器之人。時來整理拂拭。使其不壞者也。杜君所受之教育。既如斯。性復聰敏。善能觀察市中之紛紜景象。而詳為叙記。又易受感動。了解社會中人之心理。故其所作皆為類乎「美國之

悲劇」之寫實派小說。此書特其中巨擘耳。細按此書描寫下等社會及紐約之戲園娼寮中人。作者實有餘力。書中之主人。乃一困窮飄流之牧師之子。幼年在家常患抑鬱。及離家外出謀生。初為旅館之茶役。次為工廠之監工。卒乃謀殺其所好識之少女。以此犯罪受刑。綜其始末。皆類似杜來色君自身之所遭。故寫來異常親切生動。而作者描叙此心志萎靡而情慾放縱之情。實能了解其人之性情。體貼入微。委曲詳盡。洵可稱也。然書中每至描寫禮俗教化所及之中上等社會之處。則作者知識才具之短絀立見。即網球一事。描寫亦不如式。蓋己身未嘗涉歷及之也。此種矛盾缺漏之情形。又可於其文體觀之。書中忽而作剛勁殘忍之語調。忽而又顯柔靡懇切之感情。蓋前者為杜君之人生觀所應然。後者即其幼年在本鄉習性薰染之滌除未盡者爾。杜君自傳中謂彼乃一「沈鬱悲哀而富於詩情之人。更參以極強烈極動蕩之物質的生活慾」。書中人物亦如是也。又如書中之寫宗教。亦甚矛盾。始則蔑視宗教。斥為可恨可憐之欺世愚人之迷信。而至全書結局處。則描寫彼龍鍾之老牧師。手執聖經。守於死囚之側。為之伴侶。竭力宣慰。又描寫彼死囚之婦母。慘痛逾恒。其面容乃表現上帝之仁慈恩愛。及篤信敬禮之誠心。讀者讀至此處。必謂作者之意在表揚宗教。推崇宗教。此蓋由杜來色君下筆之時。其幼年時代之經驗與意識。乘機又復出現故也。

予讀畢杜來色君一美國之悲劇。一廢書而歎曰。誠哉其為美國之悲劇矣。杜君之命名。蓋以書中之故事為可悲。而予則為杜君悲耳。使杜君之知識經驗不止於人生之卑鄙污穢方面。而並見其精美高尚之處。使杜君於古來偉大之文學所造甚深。其想象力得以琢磨修整。而不專以社會之罪惡及科學之糟粕為作書之材料。使杜君能了解真正宗教之精

神及功用。而不視宗教為謬妄之迷信或狂激之感情。使杜君生平得有如斯之機會。則其所撰作者必為美國小說界空前之傑構。而竟不然。於是雖以杜君之雄才。其「美國之悲劇」一書。乃為奇怪醜惡而不成形之龐然巨物。此則為可悲也。

美國寫實派文學。雖以杜來色君之書為最著名之作品。然始創此派之功。應歸之於馬斯特君 Edgar Lee Masters 馬斯特君之「勺河詩選」 Spoon River Anthology 以新詩為倡。而顯然剷除禮法。蔑絕廉恥。實自此詩集始。馬君後此之作。均平淡枯窘。故勺河詩選雖有其特長。亦如空槍一響。只覺烟藥之氣味。而不見彈丸之射出也。繼馬君而起者。為路易斯君 Sinclair Lewis 之「大街」 Main Street 此小說篇幅甚長。其材料亦為中等社會庸俗之人之生活。與馬斯特君之詩集同。

「大街」一書最受歡迎。其銷行之廣。愛讀之多。與「美國之悲劇」蓋相等。而難分軒輊。猶憶二年前。予遊英國。所遇之人。莫不殷殷詢問此書描寫美國情形是否真確者。書中寫 Gopher Prairie 鎮中各種人之性行。大都愚蠢無知。而假冒為善。此鎮雖係假託。然路易斯君之故里 Sauk Centre 以及中部各省之小邑。蓋莫不如是。細究此書見賞於眾之原因。有二：（一）則其書命名之巧妙。每一城鎮皆有其大街。（二）則讀者虛榮心之滿足。蓋每一讀者心中必自謂我非書中所描寫之俗人。而為超乎其上者。否則以此書材料之平庸。文筆之艱澀。何能受人歡迎若是。或謂此書於寫實派小說所常描寫之俗人俗事。深致諷刺之意。實為有功。然予讀畢全書。覺作者路易斯君對於道德藝術之見解。亦甚平庸。未能稍出書中人物之上。馬斯特君之詩集亦然。又何功之可言哉。差可與杜來色君齊名而比肩者。厥為安德生君 Sherwood Anderson

此君亦係寫實派。然其描寫日常生活之實事。常若在惘恍迷離之幻境。則其特長也。安德生君最重要之作。爲其自傳 *Story Teller's Story*。叙其兒時及少年往事。雜以詩情及幻跡。如哥德 *Goethe* 然。安君所作短篇故事曰 *溫乃堡集* *Winesburg, Ohio*。者。描寫西部城鎮之情況。亦類似其故鄉。有合於予上文所言寫實派文學之發源地之說矣。

斯坦因女士 *Gertrude Stein* 可謂文學界之狂人。其所新創之奇怪之文體。乃非人意思所及。斯坦因女士自叙其作文之法曰。「吾此二書之作法。爲將所有材料均化爲複雜而並用之。使現在一刻連續於永久。又周而復始。說來說去。仍回到原起之處。」此所言之法。雖可令人發噤。然安德生君所用者。正即此法也。安德生君善能周而復始。以過去與現在混而爲一。方其叙述現今某事之頃。忽將過去之種種回憶。悉行糅入。致書中之人與事。籠罩於雲霧之中。迷離莫辨。一若作者下筆之時。方患病身體發熱。半醒半睡。此際心中模糊。所思所憶者。往復週旋。無復有時間之觀念。過去與現在。渺不可分。遂告出此等作品。豈安德生君之身心果如是耶。

安德生君之小說中。喜言男女性慾之事。如中邪魔。讀者多深厭之。論安德生君之態度。原非錯誤。彼謂每一男子必須占有一女子。爲其伴侶。以同度此寂寞之生涯。然在其書中。此態度不易表現。而各種煩悶之奇思。淫穢之想像。紛紜並起。纏繞不清。一若來自安君心性之深處。雖欲不寫出之而不能者。吾人讀安君之小說。頓憶柏拉圖之言。柏拉圖謂人當酒食醉飽。頹然偃臥之頃。內心之私欲。不受理性之管束。奔放馳突。如猛獸之出柙。引此人爲種種卑劣淫蕩之事。皆其神志清醒時之所深恥而斷不肯爲者。安君得毋類是歟。淫穢之幻想。常人能抑制之。而安德生君則

不能者。非由安君朝夕酣眠。蓋由其身體衰弱。而想象力激發過度之故耳。細觀安君身心健康時之所作。固甚工。爲山林田野之詩。又審悉人生之正路。對於一己之混亂污穢之行事及心懷。並深致憾。謂「身體萎靡之人。乃流於邪惡。」又謂「今之作者。不當以近世生活之各種事象。分其心志。而當專力於其所從事之文學藝術。乃始有修養與文化之可言也。」是故安德生君之性。頗可爲一上等之作者。所惜不自檢束。兼受外界之不良之影響。成爲習慣。遂至絲毫不能自行抑制。其潛伏於意識之下之獸慾之提示。試讀其晚近所作諸書。則可見其所想像所感覺之事物之污穢不潔。爲何如也。

綜上所論。公平之批評家。對於美國現代文學中之新派作者。既憤其癡愚狂悖。又深惜若輩枉費如許才力與熱誠。而所作之書。乃無一足當文學之名。二十年後。將無人讀之。不亦大可哀哉。細究其著作所以無價值之故。固非止一端。而最重大之原因。厥爲誤信人生無道德律。且謂即有之。亦與文學毫無關係。此說非新。其源甚古。而近始傳至西士。愚者信之。遂致自誤而誤人焉。

蓋此奇謬之學說。關係重大。始聆之者。驚其新異。迷信尤深。其禍害之中。於文學。正與研究科學之人。不信有各種科學定律。而妄行實驗者相等也。喀伯爾君欲廢道德之規律。而以美的哲學代之。其說甚爲模糊影響。然試取證於其著作。則喀伯爾君之意旨。固非新奇。謂彼尊尊至美者。終必悔悟其錯誤。而歸於悞喪。而以喀伯爾君不承認世間有道德律。控制生人之命運及感情之故。其小說中之人物。率皆粗淺。無殊小兒輩紙製而畫色之傀儡。此亦自然之勢也。與此相反者。杜來色君。本其寫實之說。所作小說。僅能寫彼觀察所及之

人生之表面。既不務藝術之組織。亦不爲哲理之解釋。故其書中可云並無人物。可云毫無所創造。究其所爲。但將日報之一版展伸之爲小說一巨冊而已。其作小說。固仍用其探訪新聞之方法也。然杜來色君竟以此而成大名。社會中盈千累萬之讀者。若商店中售貨之女子。公司中寫帳之書記。以及蠢愚無知之少年。日夕營營。操業謀生。異常勞倦。得杜來色君之書。適投其所好。故羣取而爭讀之。以書中所叙者。皆若輩所熟知。習見之人物行事。足以刺激感情。而不需理智之探索。過此以上。則非若輩所能解悟者矣。

以上備述今日美國所謂新派之文學。論其全體。缺陷重重。殊爲可憾。使美國現代之文學。已盡於此。則美國智識界學術界之前途。可謂毫無希望。幸哉其不然也。蓋除此輩新派而外。尚有予於篇首所言及而未及。細論之舊派作家。遵奉前人之典型及技術。所爲詩及小說。頗多佳製。此外更有特立獨行之作者數人。不屬以上二派。其所著作。雖非世俗之所謂新。然實爲美國前此所無之積極的創造。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以較今日英國同此志願之人士之所爲。實勝過之。以較法國。亦決無愧色也。

吾茲所言之作者。皆爲文學批評家。散居美國各地。而精神上自成一種團體。諸君深憾大多數人之思想不澈底。而又不負責任。於是窮研苦思。深通前古東西之文化學術。而創造一種新穎之人文主義。以爲今世之用。其中以（一）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君 Irving Babbitt 爲最顯著。白璧德君蓋今日全美國批評界學術界學問最淵博而人格最宏偉之人。其學說在法國亦甚有影響。近已被舉爲法國學院之通信會員。與白璧德君旨趣相同而協力從事者。則有（二）卜林斯頓大學之麥沙教授 F. J. Mather。雖以繪畫史爲其專長之學。而於文學藝術各項。悉提倡

精美之賞鑑。不遺餘力。（三）尼布拉斯加省立大學之佛萊教授 D. H. True 著作甚多。而以「傳奇與悲劇」 Romance and Tragedy 一書爲最有名。其中論究希臘悲劇原本道德。至爲精闢。（四）尼布拉斯加省立大學之嘉斯教授 S. D. Cass 所著之「書生自述」 Lover of the Chair 一書。對於教育道德藝術之根本問題。均有極精到極明通之見解。（五）新西那地大學之夏法教授 Robert Shafer 年輩較以上諸人爲幼。然其「基督教與自然主義」 Christianity and Naturalism 一書。已爲哲理批評之傑構。他日之成就。尤未艾也。

此外尚有數人。茲不備舉。以上諸君皆任大學教授。其不以教授爲職業者。獨（六）白朗奈君 W. C. Brownell 而已。此君高年碩學。爲吾美國文學界所共推尊重者。而與各大學皆無關係。終身居紐約。其思想之銳。文筆之美。著述之豐。足證營商逐利。宜囂繁華之紐約城中。亦可涵育文人學者也。以上所列舉諸人。既爲大學中有名之教授。深孚衆望。而又爲正確之思想家。與穎銳之文士。教育界中有此等人。足見爲羣治根本之教育事業。尙有可望。而今日世界文明之各種困難缺陷。不難得解決。救正改良之方矣。

所可痛者。則各大學對此諸君。毫不加以援助是也。使此諸君而生於歐洲各國。則其著作一經出版。衆必爭先讀之。紛紛討論不休。而諸君亦自成一團體。以結合而勢力雄厚。不幸而在美國。散居各校。相隔數千里。不相聞問。孤寂寡歡。雖辛勤奮勵。曉音藉口。而一傳衆。衆不勝彼。頑固之學。究與無知之愚民之喧囂排抵。即發爲驚人之傑作。書出應爲舉世所共尊者。實際乃亦毫無影響。毫無效果。試就國中所謂名流學者。或所謂好讀書之人士。而詢其對於佛萊教授之「傳奇與悲劇」或嘉斯教授之

「書生自述」一書意見如何。則皆瞭然答曰。吾未嘗讀此書。且並其書名亦未聞之也。哀哉。

此種不幸之情形。亦由吾美國幅員遼闊。而通國中無有如倫敦巴黎之文化中心地。然使國中著名之大學。有具膽識者。將予上文所列舉諸君。悉聘為教授。使其聚居一處。志同道合。朝夕講論。相觀摩。相慰藉。則其精神快樂。勢力雄厚。然後同心協力。不患其學說之不行於全國。由東之大西洋岸直抵西之太平洋岸也。此事行之非難。諸君既各以一己之力。辛勤奮鬥。則以一大學之力。出而維持團結扶助之事。極輕易而竟無為之者。故曰國中各大學不能辭其責也。所以然者。各大學之英文系。不特無乘機援助之心。且於此諸君之所主張甚不贊成。更表示反對焉。蓋把持各大學英文系之主任教授。其目的只欲養成研究英法古文字學或關於喬塞(Chaucer)之目錄學之專家。如學生中有不願遵守彼狹隘嚴酷之章程。以考取博士學位。而擬廣讀精要之書。以造成高尚純正之人生觀者。輒為彼等主任教授所嫉視而摧抑。彼等既如是陳腐隘陋。不問思想。於是文學界遂為無知少年所占領。如孟肯 H. J. Munroe 等庸俗謬妄之徒。出其幼稚愚昧之批評學說。狂談無忌。凡新派粗劣之文學作品。適合於老輩無學之人之脾胃者。則盛為讚賞。竭力鼓吹。於是是非淆亂。標準低微。而文學之前途遂益不可問矣。

然近各大學學生中。對於英文系此種辦法已有反抗者。學究之勢力或將推倒。嗣後各大學英文系或可望逐漸改良。而美國文學所最需要之事。即健全之人文主義之訓練。或可見諸事實。一方憑想象力通古今之郵。以欣賞領受古來偉大之文學。一方養成思想之自由及創造之能力。庶不沈溺於市井庸俗之見解。是則吾所馨香禱祝者也。(譯者按讀此

篇者應取國聞週報第三卷第四十二及四十三期疆青譯「薛爾曼現代文學論序」讀之。此篇所以不提及薛爾曼氏 Stuart P. Sherman (1831-1931)者以其已逝非生存之作者故也。

——轉載大公報文學副刊——

不能合作

「噲，你為甚麼和你的丈夫離婚了？」「不能合作呀。」「甚麼？不能合作麼？」「是呀。我們每晚到跳舞場裏去跳舞，天還沒有亮，他就要叫我還家去的。」

一週間 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六月廿八日起至七月四日止

出洋問題未解決

閻氏對於出洋。抱有決心。而挽留方面。亦備極懇摯。故此項問題。尙未能解決。閻氏廿九日偕商震等。由并啓程。於三十日抵平。謁蔣長談。並電國府。力陳出洋可實現和平統一。蔣對閻挽留甚殷。二日閻氏忽患吐瀉。入德國醫院。謝客養病。故起初定於四日乘南嶺九赴日之議。不克實現矣。初吳敬恒趙戴文孔祥熙於二十七日抵并後。即赴總部謁閻。談來并任。務。吳等携有蔣親筆長函。挽留閻氏。並對馮慰問。詞極懇切。會談結果。閻即與吳孔草一電文致中央。請撤消對馮處分。談至深夜始散。二十八日七時吳趙孔同赴晉祠。持蔣函謁馮。請馮偕閻赴平。商洽大局善後。並研究馮出洋考察實業問題。閻去志堅決。令伊經手所辦之軍士兌換所。斌記五金行等。辦理結束。原本提交省庫。餘息撥充進山中學及北伐陣亡軍士遺族學校基金。定乘六月五日由津開行之。日輪南嶺九赴日。閻託岳開往日本預爲佈置。岳已於廿八日赴日。閻氏本人於二十九日偕商震離并。謁蔣述出洋決心。先於七時赴晉祠晤馮。預定見蔣後。三十晚返并。即擬搭赴津放洋。閻十時由晉祠回城。下午抵站。商震。賈景德。溫壽泉。梁汝舟。陳增智等。隨往吳稚暉亦偕行。

閻於三十日晨抵平。歡迎情形。甚爲熱烈。閻蔣當日會晤二次。據聞蔣留閻甚懇切。惟閻出洋意甚堅。難望挽回。推閻真意。以爲彼出洋。並非拘於與馮有約之小節。以博言必信行必果之虛譽。實另有更大苦衷。自大體言。認爲彼走之後。馮部將領必以其重信義之故。使中央之善後辦法。易於實行。故爲保障西北和平計。借馮去國。實萬分必要。閻當日電國府陳情云。捧讀宥電。莫名悚惶。錫山身許黨國。何忍言去。惟此次寧息西北。實具苦衷。伏冀俯念錫山出國。確係積極的爲國家籌和平統一。非消極的以鳴個人高蹈。特懇俯允。俾得遵行。此後遊歷所至。見解所及。當隨時貢獻。以供採擇。此後縱却仔肩。夙志不敢或忘。伏維垂照。是幸。閻錫山叩。一日國府復電云。國委員助鑒。卅電誦悉。執事本其忠心。載戢干戈。既已促成和平統一。而建設國家。尤賴共同努力。遽爾遠游。非所期於賢者。務迴征車。共濟艱難。有厚望焉。國民政府東印。卅日。閻又有電致編遣委員會云。國軍編遣委員會。鈞鑒。奉讀敬電。祇悉一是。編遣方案。亟待實行。又奉宣慰西北之命。責以黨國重任。其易敢辭。惟此次西北撤兵。大局驟形緊張。經錫山挽回。馮總司令出洋遊歷。方幸獲趨和平。馮總司令昨已來晉。錫山若不同行。在馮總司令。縱能諒解。不以賣友自利見責。其部屬衆多。又分在遠邊。豈能求其共諒。一不見信。惡感適以滋生。編遣更難着手。加以因疑生異。致滋誤會。不惟前功盡棄。且恐後患難言。錫山於此中利

害熟籌已久。惟有力踐前約。一同放洋。庶幾和平統一。可以徹底實現。至於錫山與馮總司令所部。即照編遣議案。一律進行。當然相安無事。此實黨國安危。非僅個人出處。披瀝上陳。伏冀亮察。閻錫山叩印。

吳稚暉三十日抵平後。一日致太原孔祥熙氏一電。囑其請馮留閻。勿同出洋。電文如下。太原探投孔部長庸之兄助鑒。百川先生出洋意。尚未全消。其最大理由。以不肯失信朋友。惟弟現觀察國家大勢。及私人交誼。閻先生儘有不能去國之故。(一)北方善後事宜。能助政府處理妥善者。此時閻先生爲唯一適當之人。此以國家大勢不應去國也。(二)馮先生爲行者。閻先生爲居者。則馮軍所有爲難情形。方能與馮先生未去相同。可以顧全周至。此以私人交誼。不應去國也。想煥章先生亦正盼其暫留。可爲之力善其後。必不願因長途稍慰寂寞。使部下寄託無人。且從前以爲倉促私人遠游。故多其伴侶。足以解除困難。今已由政府授馮公以使命。則有外交公文。到處得相當禮接。有正式官書。遇事得多人隨從。不但可無困難寂寞之虞。亦且各適其所適。因如是。而閻先生亦以使命行。即謠傳必將紛起。若以個人遊覽陪伴。反予外人接待之不便。此亦煥章先生所不樂。麻煩閻先生者。今午論此。蔣閣二公在座。皆無以相難。故致電先生。使中向煥章先生說明。想煥章先生必然欣然首肯。弟頃得津書。有要事在明後日往會。如是弟准在天津車站候煥章先生。偕先生與閣趙諸先生同蒞。弟對於碼頭各事。可以幫助照料一切。謹以奉聞。弟吳敬恒叩東。

一日蔣閣晤談。蔣仍力勸閻勿出洋。並緩回拜。蔣意船期既近。馮自須趕行。閻似無回拜必要。可派人往接。俟馮到豐台。閻再往親送至津。亦未爲

不可。據聞蔣曾對閻表示。馮之出洋。最初固由於君之敦勸。所以有同行出洋之議。然現在情形。則因其部下離散。不得不去。初不必由於君之相勸。假若同伴出洋。爲友誼起見。則與其伴馮在國外游歷。何若伴我在國內辦辦善後。將來吾二人同行出洋云云。關於閻之出洋問題。遂證明無最初之簡單矣。

二日下午蔣發表談話云。閻百川同志之行止。近日一般人士自甚注意。閻同志來平以後。余已晤見數次。懇述中央不准其辭職出國之意。余意值此國家統一。粗有端倪。黨國任務。至爲殷繁。且西北軍善後及實行編遣與充實國防。均待閻同志負責擘畫。以奠黨國之基礎。而利建設之進行。日下國內一切反動派。見黨國基礎日固。正思陰謀破壞。若閻同志此時去國遠遊。適中反動派乘機散布謠言。搖動人心之計。此爲閻同志所必不忍者。中央對閻同志裨旋大局之苦心。與夫有約必踐之美德。深爲諒解。而於閻同志出洋考察軍政之壯願。尤所嘉慰。但此時黨國相需正殷。權衡緩急。非負責者。暫卸仔肩之時。余迭接首都來電。報告中央及國府對閻同志決定挽留。僅允俟西北軍務整理就緒之後。許其出洋考察。以踐信約。目前斷難准其所請。當此國家甫上建設軌道。第一要義。應使中央決議與國府命令。一律發生效力。令出維行。而此事尤須從吾輩負責諸人做起。總理昔日常言。革命期內。個人不能有自由。閻同志爲黨員之一。其愛黨愛國。足爲革命軍人及一般同志模範。對黨之決議與政府命令。必能忠實遵守。蓋以黨國使命與私人交誼較。輕重緩急。不待煩言。況馮玉祥出國以後。其昔日所部。如何整理安頓。使爲黨國効力。閻同志亦應負責。如此正所以顧全交誼。凡此諸點。余已再四向之陳述。閻同志必能取消去志。以慰中央及國人之期望也。

閣於二日晨召集商震。朱綬光。孫免崙。李鴻文等要人談話後。商等向各方分頭致意。仍稱閣必貫澈出洋之意。蔣聞之後。復令方本仁何成濬於午間謁閣挽留。下午五時頃。閣氏與客談話中。突然嘔吐。顏色不佳。遂立時請德醫克禮來寓診視。醫謂係因受暑致犯胃疾。宜入院靜養。晚間閣氏遂入德國醫院。閣二日有電致駐京各軍代表云。犧牲前約。自古所難。然使有裨於國家。無背於信義。山非拘泥者。亦不必爭此小節。特以軍民危疑之秋。維繫之道。端在信約。一有歧異。則動搖隨之。此際雖欲力踐前言。亦不可得。種種之見。當爲各方所共諒也。等語。又覆劉紀文電。略謂接誦省電。極感繫維。西北大局。尙待撫綏。敢於此時遽言卸責。實欲以一行使西北和平。澈底實現。促我國家真正統一云云。中常會二日電閣再挽留出洋云。探送閣委員百川先生勸。奉到卅電。比示同人。全仰名言。深致感佩。第顧念黨國期托之重。不敢不再抒遮道之誠。方今統一初成。百端待理。中央以執事爲中原柱石。特任執事以西北全權。居者有責。去國非時。所請遊學出洋。中央斷難曲徇。若謂要約在先。志期實踐。周歷海外。增益新知。凡此守信進德無懈之精神。同人等欽佩固深。依慕更切。務望體念中央相需之殷。同人相依之切。暫止出遊。共濟艱鉅。中央即不忍過拂人情。亦必待西北善後就緒。此種去留先後之斟酌。實具維護黨國之苦心。以公言。煥章固不得以不去相詰。執事亦不宜以不去自繩。以私言。執事之留。無害於煥章之遠行。有益於煥章之部屬。因此特再掬誠奉達云云。閣氏入德國醫院後。經服藥三日。已見痊好。但爲靜養計。概不見客。聞閣曾有電致馮。謂因病一二日內不能返晉。問馮可否赴津。晨間

蔣派何成濬陳紹寬二人代表赴醫院慰問。閣亦未接見。四日閣氏病狀已見大好。惟瀉尚未全止。因此仍不見客。蔣於午前十時派何成濬方本仁往候。蔣擬派熊式輝再赴晉。與曹浩森接洽往見馮。報告蔣閣在平談話情形。並商同照料馮出洋事。閣馮出洋。以行期變更之故。四日天津警備部奉令派員到日本近海郵船會社。將已訂之南嶺丸船票。照章退還。同時另聞已訂大阪商船會社長安丸之艙位。該船係十八日啓行云。閣於四日又有電致中執委員及國府。再請允許出洋。閣氏致中執委員電文云。前奉冬（二日）電。紛紛以勿輕言去見囑。廻環展誦。感悚益深。西北軍事善後。須人主持。山已籌措甚熟。但須政府選派馮部所信任之軍事大員。前往宣布中央德意。加以優容。使其真確認識。此後爲中央直轄部隊。其心既安。然後查照編遣方案。一律編遣。自然漸次就緒。決無他虞。山既有成約在先。若行食言。煥章縱能諒解。不以賣友自利見責。其部曲安能共喻。或疑原來主張。係一確豫定策略。並非臨時變更。則不惟西北糾紛不能澈底解決。信義既損。無以求諒於國人。諸公所責於黨國期待之重者。亦將失其效用。是山之留於個人。於僚友於黨國。均蒙莫大不利。諸公愛護黨國。如尤愛山者。仍乞曲鑒苦心。予以贊許。俾得早日成行。毋任感禱。日來感暑吐瀉。入醫院療治。知關廬念。並以附聞。閣錫山支（四日）又致國府電云。急南京國民政府鈞鑒。密奉誦冬電。對錫山去國之請。仍未上邀。允撫躬循省。蓋深慚惶。竊以此次西北解紛。僅恃錫山一言。當危疑震撼之初。誠不易得其諒解。若併此一言而不實踐。有前提而無結果。爲西北全局計。爲黨國全局計。心所謂危。竊以爲不可。仍懇曲鑒。苦衷特准放行。錫山年未五十。報國之日方長。固不必在此一時。臨電神馳。

無任急切待命之至。閻錫山叩支（四日）

馮抵并後。迄居晉祠。二十九日晚。派曹浩森鄧哲熙代表。在山西大飯店。歡宴晉軍政各要人。謝到并時之歡迎。及連日招待盛意。劉郁芬三十日抵并。逕赴晉祠。與馮談數分鐘。僅報告陝甘近況。至西北善後諸事。定閻返後。再同馮福祥鄧哲熙曹浩森等。開會討論。再行決定。一日晨。劉往訪趙次隴楊兆泰等。劉郁芬語人。此來專為謁馮。甘省現有六軍二旅。災重民窮。給養甚難。須與閻馮商得結果。方克返任。三日據馮方某要人談。馮承閻勸出洋。準備已妥。無論如何。勢在必行。閻伴行與否。無成見。刻以西北軍事善後。尚無具體辦法。且身體近感不適。朱綬光來迎赴平。暫難前往云。

蔣對黨務努力

蔣主席此次北上。固為挽留閻氏出洋。然對於北方黨務亦甚注意。曾作訓話與演講多次。二十八日上午八時。蔣在北京飯店。接見北平各民衆團體代表。到婦女協會。商民協會。總工會。農民協會。反日會。學聯會。郵務工會。各代表。蔣至客室延見。分別談話。十一時頃。赴省黨部視察。訓話題為「中國國民黨黨員怎樣能負擔完成國民革命的責任」。略謂三民主義的力量是時代的力量。許多青年受共產黨改組派的煽惑。頭昏目眩。找不着出路。很可痛心。很是危險。我們要認識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出路。我們青年同志擔負完成革命責任。最重要的黨德。就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不投機。不妥協。國民黨是以民衆作基礎。黨員作基礎的。要打倒最後的敵人——帝國主義——才是完成革命云云。

二十九日天津市楊亦周焦實齋楊立坦等。奉蔣召於二十九日三時半謁蔣。蔣詢問津市黨務情形。津市電車罷工解決經過。及宣傳部辦理宣傳情形。蔣謂已電陳果夫北上。令各津市委在平稍候。與陳晤面討論一切。

七月一日蔣在陸軍大學紀念週演說。畧稱軍隊為建國最切要之要素。須以軍法部動國家與社會。本日為國府成立四週紀念。蔣又赴省黨部演講云。各位同志。今日國府成立四週紀念。河北省黨部舉行擴大紀念週。兄弟得有機會來此參加。並與河北省各界同志聚首一堂。實為極難得之機會。乘此機會。擬將國府成立經過。及個人感想。向諸同志一談。各位想也知道。四年前國府成立時。北京政府。憑藉帝國主義者之力量。拚命壓迫革命黨及革命團體。而陳炯明之殘餘勢力。尚未消滅。憑藉香港英帝國主義者之力量。用種種方法。以謗毀并破壞政府。一面並勾結廣東之貪污土劣及一切反動勢力。以與政府為難。務使革命之惟一根據地被消滅。此革命根據地銷滅。即絕滅中國革命根芽。而使中國永久沉淪於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而甘心國府各委。齊心合力。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迄今香港帝國主義猶覺寒心。國府初成立時。在風雨飄搖與謗毀夾攻之中。國府各委員。本革命之精神。並總理之遺志。一往直前。奮鬥不懈。遂致香港帝國主義。出而投降屈服。得絕大勝利。然在此期之困難艱險。固非常人所能想像。亦非一二小時所能陳述者也。

國府成立後。最初工作。即在打倒帝國主義之走狗陳炯明。迫陳炯明倒後。楊希閔劉震寰受帝國主義之唆使。力圖破壞政府。又次第將其肅清。

自此廣東財政才能統一。自十四年至十五年一年間將廣東財政整理上軌道。革命之基礎因此確立。北伐事業之完成。因以有確切之把握。由此可知武裝之統一中國。實為完成國民革命之大計。苟中國不統一。則一切革命事業。均無法措手。此原則。凡革命黨員。均能認識。然邇來一部分學者新聞記者。每多昧此義。至忽視政府中心勢力之穩固。而重視個人間之結合與離分。此實絕大謬誤。中國現為千載一時之真正統一機會。因過去國民黨艱險奮鬥之歷程。非可求之於每一時期。此機會一失。帝國主義將益橫暴。中國將永無統一之機會。故如此時各黨員各新聞記者。不知糾正過去謬誤觀念。即共同努力造成燦爛之新中國。機會一失。將為千古之罪人。

國民政府有過去艱險奮鬥之歷史。有打倒赤色白色帝國主義並剷除軍閥之歷史。非輕易能造成能推翻。是以決非可輕易誘毀。全國各界如學者新聞記者等。惟有一致擁護中央。受黨的指導。促成全國真正之統一。否則將為反革命之勢力所利用。三民主義的力量。為時代之力。如違反三民主義。即違反時代。新聞記者及黨員之責任。即在領導民衆做時代的人。不要做五年以前的人。十年以前的人。更不要做十八十九世紀的人。三民主義為現在東方惟一適合時代的主義。在東方現代。無論什麼主義均將失敗。而為三民主義所消滅。國民政府之成立。實應時代之要求而產生。在今日而尚有一部分政客官僚及腐惡勢力。心向不死。以求萬一之逞。尤其如改組派。為本黨不要的份子。最為反動。既不能受黨的指導而工作。又無革命之精神。革命之決心。與革命之歷史。希投機取巧。奪取政權。歷史上決無無組織無力量。而欲捲入已具基礎之黨。奪其地位。而能成功者。諸位試看。所謂改組派的領袖。那一個是有歷史的。那

一個是革命的。那一個不是投機取巧的。以這樣的烏合之衆。而欲求一時之逞。實為夢想。青年同志。意志不能十分堅定。往往易受其鼓惑。故今日特再三為諸君一言。

西山會議派共產黨。均一一被黨的力量消滅。何況此一區區共產黨所不要的東西。改組派。最可痛心者。數年前彼輩日痛罵西山會議派。今日身陷西山會議派之覆轍而不自知。

現在革命工作。已告一段落。軍閥已打倒。腐惡的勢力亦漸被摧毀。國民革命已有相當之基礎。今後一面應繼續肅清一切反動勢力。而將新中國建設起來。一面要向外求達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我們相信三年後國府成立七週紀念會時。一切不平等條約均將全部取消。諸位勿以此為浮誇。同志間苟能一心一德。努力奮鬥。實非難事。國府初成立時。曾有一年肅清廣東二年肅清全國之誓約。當時何人肯信。即總理在時。宣傳三民主義。亦何人肯信。今日過去工作。已略可證明過去之非盡浮誇。可知祇要有決心肯幹。時代的需要一到。任何事均易達到也。不平等條約已成為全中國惟一之敵視。吾們奮鬥以求打倒。固非難事。惟有一最大前提。即應永久擁護國民政府。俾有中心之力量。否則即三十年三百年亦難達到也。

由此更可證明改組派之謀推翻政府。即為阻礙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工作。即為反革命。

現在國民政府基礎已極穩固。因其純為應時代之要求而經長期奮鬥所造成。任何反革命勢力均不能摧毀。各位同志立下決心。凡行政人員。應本社社會實際之需要。顧全革命的環境。一步步做去。黨部人員要明瞭以黨治國之真精神何在。要知道時代之需要。不要超過時代以盲動。如

此則三年內必能將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

兄弟不能常在北平。一二星期後仍將回南京工作。因此不能與諸同志作長時間之討論。一二小時之談論。殊不能盡所欲言也。

最後希望各同志勿離開中央。勿離開實際力量而奮鬥。革命事業如離開實際的力量。即成唱高調。唱高調為共產黨改組派之能事。革命黨人應慎勉之。

四日中央社發表蔣主席對於黨務政治意見如下。

(一)本黨為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唯一的政黨。本黨成功即國民革命成功。本黨失敗即國民革命失敗。本黨實為一健全的革命黨。惟一部同志。或為一時感情所激發。或為個人利害所驅使。在黨內另組織小組。以排斥黨內為能事。使黨內糾紛隨處表現。實屬最可痛心之現象。考組織小組之同志。亦未始無忠實革命而欲借小組以團結革命份子者。惟小組之性質。則離心力遠過於向心力。排他性遠過於吸收性。黨內如無小組。則全黨同志將因向心力之作用。全體集合於中央領導之下。而中央之地位。亦因而鞏固。如小組林立。則離心力即將發揮其作用。使各小組各囊括一部份民衆而離開中央。使中央之基礎動搖。且小組之特性。即為排他的。決不能借此以網羅革命同志。小組之離心力。足以使全黨破碎。小組之排他性。足以使全黨內軋轢。黨的內部如日事軋轢。革命固將受莫大之障礙。黨的組織如分崩拆離。則革命更將永無成功之日。故一切忠於黨忠於革命之同志。決不應離開中央。自成小組。中央此後亦決不令小組組織背景之人。主持黨務。一切同志。應以中央之意旨為意旨。以中央之行動為行動。全體統一於中央指導之下。以完成本黨應負之使命。如復有小組。中央必取相當之處分。全黨同志。

應本革命精神。有小組組織關係者。立即脫離。而回到中央領導之下。

(二)國民政府為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為人民謀福利。為民族謀獨立之政府。一切國民之敵人。民族之敵人。惟恐國民政府鞏固。以失去其剝削壓迫之對象。故對於國民政府誣蔑攻擊。無所不用其極。帝國主義者。軍閥西山會議派。共產黨。無一不以全力向國民政府進攻。惟此種攻擊。不惟未動國民政府之絲毫。反使國民政府在種種環攻之中。愈益發展。愈益鞏固。今改組派又師故智。捏造是非。誣蔑國民政府。以遂其攻擊之陰謀。帝國主義者。軍閥西山會議派及共產黨均不足以動搖國民政府。區區改組。又何足道。敢鄭重向國民宣言。國民政府之基礎已十分鞏固。當切實建設。以解除人民之痛苦。增進民族之地位。切盼全國人民絕對信賴擁護云云。

桂戰仍未結束

湘軍討桂。未及兼旬。攻克桂林平樂等十數縣。由湘向桂邊全州推進。以至桂林。桂軍從未作積極劇烈的抵抗。直至退出桂林之後。始集中兵力於南寧。(桂省省會)柳州。潯州三處。築置堅固壁壘。湘軍於攻柳州之役。為黃(紹雄)白(崇禧)所誘。喪師而歸。四路總部。由桂林退駐湘邊之永州。前方部隊。亦紛紛班師回湘。此六月廿四日以前之情勢也。當時因西北問題未解決。何鍵乃於失利之後。向中央請纓討馮。後奉到蔣總司令覆電。允許。何鍵擬即將討桂軍事。完全交粵軍負責。嗣因馮玉祥已抵晉垣。準備放洋。西北風雲。豁然消散。無須湘軍再參加討馮。故湘軍仍集結主力。一心攻桂。吳尙周等部。目前亦暫不班師。何鍵仍令吳(尙)劉

(建緒)統率部隊。一由全州反攻平樂。一由龍虎關恭城向平樂進取。據三十日長沙電稱。湘軍刻正整理部隊。仍協同八路軍向平樂桂林夾擊。平樂之敵派代表至永州總部議和商改編。一日電云。前敵二十九日電。四路軍定三日下午總反攻。每兵發足米糧十磅。並編重兵。隨部進行。免除給養困難。何鍵親誠官兵輕進。每一地必搜殘敵。二日電云。何鍵劉建緒師。輔以范石生部。限二日規復平樂。吳尚師輔以周爛部及何師張旅。限五日規復桂林。何即赴全州督戰。吳師二十九日進至興安。抵大榕江。與敵接觸。擊破之。三十日過大榕江。晚可抵靈川。何鍵二十九日克恭城。擊破當面之敵。三十日過沙子。距平樂甚近。三日電云。劉建緒所部已於二日午後六時進佔平樂。吳尚部已過靈川。正向桂林大道前進。三日漢口電云。劉建緒二日即率第七師由全州進赴桂林。吳尚師二日晚已到桂林。劉即增兵駐柳州云。

桂軍將領黃紹雄。已經下野。據二十八日國聞社滬電云。傳粵總部接黃紹雄下野通電。並請派軍接防南寧。二十九日滬電云。李明瑞部二十七日晨入南寧。黃紹雄通電。僅謂因事離省。以軍民政分交鄭承典。黃白已到河內將至港。二日滬電。稱黃白擬偕徐景唐鄧世增馮祝萬日內赴法國。四日滬電。稱黃紹雄二日抵港。與李宗仁同住青山桃園。自崇禱未到。伍廷鵬聞尙在柳。但桂事結束無問題。又京電云。本日中常會議決准中監委會函。黃紹雄。王恆。王恆文。張定璠。黃會初。永遠開除黨籍云。

瀋陽日警毀路

六月二十七日瀋陽日警忽將北寧路北陵支線拆毀一段。我方於當晚

提出抗議。此項消息傳來。甚覺突兀。緣北陵支線。通過日人所營之柳原農場。該場係於民國二年。由守陵人私自租與日人柳原。惟土地商租權。我國本未承認。外人原無在我國租土地之權。我國方面已用金票十三萬元收回。柳原已交收據為憑。不意柳原一味延宕。迄未完全交出。至今尙霸佔約六百町步。每年所納租金僅奉票六百元。修路時。日方曾提抗議。惟該地已由我方交涉妥協。將地贖回。路成後。日人忽反悔。驟出斷然手段。於二十七日晨四時。日警率韓人掘毀界內鐵軌數十丈。棄置道旁。交涉署準備提嚴重抗議。據在場者言。二十七日晨有日方武裝騎兵警察及便衣工人百餘。分乘載重汽車四輛。馳至北寧路北陵站。該站在瀋陽城北五里。先將站長路警拘囚一室。先揚言如阻止毀路即以武力解決。隨即拆毀鐵軌數處。將車輛推於道下。並於拆毀處。揭揚日本國旗。高架木牌。上書禁止通車字樣。遼寧交涉署。二十七日晚提出嚴重抗議。責林總領事不應袒護浪人柳原。而破壞中日邦交。當即提出四項要求。(一)處罰參與此項行動之警官。(二)令柳原將鐵道恢復原狀。(三)賠償損失。(四)依法處罰柳原。並通電外交部各省市政府各市黨部說明真相。現交涉結果如何。尙未分曉云。

中法外交會議

本週中英會議停頓。中法會議在進行中。情形分述如下。

(一)中英會議。二十八日晚王藍再度會談。藍對劉公島威海衛官產估價收回保留水線等。仍持原議。我要求概無條件收回。議無結果。英使允再請訓。晚八時赴王宴後。即至下關登艦離京。三日中英寧案調查英

方主照現價。華方主照建築時不動產價。雙方無遷就意。定四日再在滬開會。

(二)中法會議。二十九日晨七時法使偕隨員抵京。外部派員赴站歡迎。下午四時在官舍開會。我方出席王正廷。徐謨。張維翰。胡世澤。法方瑪德。秘書奧斯脫。越南代表茹樂。及稅務長等四人。開會後法使報告前將中國草案。携回巴黎。經殖民工商兩部研究後。附有意見。略述一遍。並出法方所擬之新意見書。交王閱看。王當收下。以一時不及詳讀。允加考量。五時半散。中法交涉。益不易進行。法使根據法政府意見所提之新意見書。對雙方所議草案中。有利我國各點。多有變更。如護照問題。法方僅稱取互惠辦法。實際上甚空洞。通過稅不允廢止。維持華僑歷史上之既得權一層。須以照前負擔各稅為條件。徐謨張維翰與法使卅日同到滬。將在滬續議。四日晨王正廷到滬。中法會議定五日續開。午後四時王與徐謨胡世澤張維翰密議對法談判事。七月一日王正廷在紀念週報告。本年修約共十一國。未滿期而請改約者。為美國修約事件。除外部與各國交涉外。並派駐外各使分頭交涉。墨西哥為駐墨使李錦綸。匈牙利派駐德公使蔣作賓。希臘派駐法公使高魯云。

日民政黨組閣

上週因內田康哉辭職。據一般意見。田中內閣有動搖之勢。但本週政局急轉直下。頗出尋常意料之外。二日晨田中捧遞辭表。晚間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即奉命組閣。舉行親任式。新舊嬗遞之速。為日本已往政治史上所未見。茲將二十八日以來一週中之日本政局情形。彙誌如下。

據二十八日東京電訊。田中以非戰條約案有結果。仍預備改造內閣。欲拉攏床次宇垣等入閣。但白川陸相關於滿洲事件之責任。決意辭職。三土藏相亦去志甚堅。故政府陷於極困難之地位。當日田中訪問西園寺公。暗示事態如此。惟有總辭職一途。因於晚間召集閣員。商量辭職。日本商界與銀行界聞田中辭職。表示歡迎。一日午前。開最後閣議。田中首相曾為悲痛之演說。收齊閣員辭表。二日午前九時三十分。田中首相進宮。晉謁日皇。呈遞辭表。其理由為疲勞不能勝任。田中辭職時。發表宣言。陳述其內閣任內之重要成就。並稱去歲國外發生之某事件。(意指滿洲事件)被誤用作倒閣之政治工具。對此表示遺憾云。

田中首相呈遞辭表後。日皇召見西園寺公。徵詢對於田中繼任人選之意見。午時召濱口民政黨總裁入宮。受組閣大命。午後九時在宮中舉行濱口新內閣親任式。民政黨內閣之銜名如下。首相濱口雄幸。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交大臣幣原喜重郎。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陸軍大臣宇垣一成。海軍大臣財部彪。司法大臣渡邊千冬。文部大臣小橋一太。農務大臣町田忠治。工商大臣信孫一。遞信大臣小泉又次郎。鐵道大臣江本翼。拓務大臣松田源治。書記官長鈴木富士彌。

新閣舉行親任式後。在首相官邸舉行第一次閣議。幣原外相談對華問題云。改訂商約問題。當前內閣時代。雖已近在眉睫。而此事非調查致芳澤公使之訓令及其他文件。則不能樹立何等方針。按幣原外交原則有四。(一)不干涉內政。(二)擁護合理之日本權益。(三)依經濟提携之共存共榮。(四)對中國現狀之同情與寬容。三日午後在首相官邸開臨時閣議。首相以下各閣員皆出席。決定諸般事情後。就政府不遠發表之施政方針聲明之內容。交換種種意見。結果決定關於金解禁整理公債等

財政問題。始終以緊縮方針作標語。就善導思想。肅整綱紀等。民政黨在野時代主張之所有政策。發表聲明。首相已草擬原案。俟提出九日之常例閣議討論。即可決定發表之形式等。又現內閣之財政緊縮方針。必澈底實行。關於前內閣編成之本年度豫算。仍將編成實行豫算。舉全力從事於財政之緊縮云。

天津大公報七月二日社評。論此屆田中內閣失敗之原因云。日本政權之轉移。與英國不同。非盡依衆議院之向背。元老樞密院貴族院陸海軍領袖皆有間接關係。是以田中之倒。並非民政黨最近增加勢力。乃閣外閣內種種勢力。皆不滿於田中。而有以致之者也。自大體言之。(一)樞密院貴族院本有一部分反對田中內閣。自上屆議會以來。內閣與貴族院關係極爲不良。而因非戰公約問題。與樞密院之衝突亦烈。最近批准非戰公約時。樞密院雖照內閣案通過。但隱然實謂內閣之自承違憲。同時樞密顧問官之一內田康哉。因身任專使。簽訂非戰公約。至是乃宣布意見。謂深信在人民之名。一語。並不違憲。故辭顧問官以引咎。內田爲外交界耆宿。此亦田中一大打擊也。(二)田中任內所獲罪之方面甚多。外交系亦其一。日本外交官大抵無黨。故任何內閣。要之以外交官出身者。任外務大臣。田中獨否。自行兼任之者二年。故凡外交系人。大抵反田中。此次非戰條約之風潮。暗中有外交系鼓動之。(三)田中最有力之背景。爲彼係陸軍出身。但實際上田中之所能籠罩者。亦只一部分。白川與田中爲最契合者。故皇姑屯案。白川一旦拂袖求退。田中立時無可彌縫。而如宇垣大將等陸軍界之重鎮。非寧與民政黨接近。故近來田中曾有運動宇垣入閣之說。同時有民政黨不惜推宇垣爲總裁之說。要之田中於軍界亦僅具一部分勢力。而最後瓦解之近因。則以受閣內閣外軍界

之反對。(四)內閣本身。本早成千瘡百孔。組閣兩年。屢生破綻。如鈴木問題。水野問題。皆幾釀破裂。而久原爲黨內黨外反對最烈之人。田中則極力庇護。山梨大將亦久受攻擊。田中則強留之。迄至最近。內閣自身。勢不得不改造。而又甚難得改造方法。所以新設拓殖大臣。亦由田中自兼。依此推演。恐非學墨索里尼之身帶八印不止矣。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田中之滿身瘡痍。特因白川辭職而急轉直下耳。

又三日論民政黨組閣與中日外交關係云。中國一般對於民政黨組閣。表示好感。其故有二。第一爲感情問題。民政黨前年之失敗。實由對華外交。即當時革命軍正經營長江。各國反動派大抵對國黨懷挾惡意之時。民政黨獨較持遠見。推斷革命軍勢力之不可侮。並信其非如外傳之赤化。故其政策趨勢。較利於國府。雖四三事件。殊爲遺憾。而寧案發生之時。日軍未效英美之砲擊。使兩國不幸之情形。未至擴大。此民政黨政策之是也。然若視內閣。因此而大受國內抨擊。相率以軟弱無能責之。一時軍商各界。議論沸騰。遂卒爲政友會奪政權以去。然後田中式反動政略大行。而有去年濟南五三之事。是以就人情相互之道言之。民政黨之失政。毋寧因於較同情於中國革命。則今日再度登台。凡擁護革命之中國國民。當然對之表示好意。第二爲政策問題。日本政界近年之新熟語。有所謂幣原外交。或田中外交者。日本方面對此二者之印象與解釋。茲姑不論。自中國言。其優劣顯然可分。簡言之。幣原有自由色彩。田中則反動政策。前者對於中國改革。持不干涉主義。後者則永不忘縱橫捍闔之手段。究極言之。前者爲現代式普通辦法。後者則帶東方方式軍國主義之色彩。甚濃。孰優孰劣。不待贅論者也。以是之故。中國一般對於此次民政黨復政。咸表好感。頗望新閣代表日本進步之潮流。謀兩國之理解與親善。

雖然吾人非必謂民政黨登台中日間實際的問題便可容易解決。蓋民政黨態度雖較開明而魄力擔當向嫌軟弱。且現在為少數黨政權基礎未固而政友會下野之後因不當國將愈趨反動。新閣行事必受掣肘。且中日外交今後以商約問題為中心。就日方論則受實業界大勢之支配。事關利害勢將錙銖計較。故新約前途並不因易閣而過作樂觀也。所希望者其一。新閣應繼續民國十六年時代對中國之觀察。於中國革命之進步與完成表示信賴。自任何意義上不為干涉內政之舉。其二。絕對改變田中內閣對滿洲之態度與觀念。事實上採經濟本位主義。尊重我主權與統一。罷軍人外交與地方外交一切懸案。與國府謀正當互利之解決。此二者親善之基礎。而應為民政黨之所能者。苟國民間已有基礎之諒解。則商約交涉亦自然將趨於圓滑。雖有難關不足為阻。吾人以此為濱口內閣勉而願其組閣完成後之漸有所表現者也。

英國會開幕禮

七月二日英國會開幕。英王國會開幕訓辭略稱。仍主張對外維持友誼關係。(一)關於解決德國賠償問題。政府正考慮準備開一各有關政府之代表大會。(二)關於海軍軍縮問題。現已開始與美大使談判。政府希望殖民政府及外國政府合作。能保障全世界早日縮減軍備。(三)政府以為將關於各國權利衝突之國際爭端。交付法律解決之時機。已經成熟。(四)政府現正考慮與蘇維埃聯邦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之情形。(五)應付失業問題的困難。現正準備計畫改良運輸方法。獎勵衰落之出口營業。並發展海外屬地經濟情形。(六)於相當期間將提出關於改良煤

業問題之建議。(七)修改一九二五年撫恤孤寡及養老律。(八)提出救濟一九二七年勞資爭執律之議案。訓辭中關於對華政策。未曾提及。下午下議院開會。衛生部長格林伍德提出修改撫卹孤寡律議案一件。大檢察官周維忒提出修改勞資爭執律議案一件。包爾溫宣稱。保守黨將不反抗新閣。對麥克唐納擬赴美一行。完全贊同。麥克唐納演說。注重英美諒解。視為軍縮政策成功必經之初步。關於賠償會議。以後擬作一確切之宣言。又稱承認蘇俄之條件。仍將遵照以前公佈文件辦理。

法美戰債交涉

歐戰終了時。美國有若干戰時用品材料等在法。後美軍歸國。亟欲將是項物品出脫。賤價售與法國。美政府索價五萬萬四千二百萬元。法國起先允出價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元。幾經磋商。卒以四萬萬元成交。法國因此發行十年五厘公債票。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法財長宣布。此項物品售出。共得價洋二萬萬七千零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元。上項債券自一九二二年起付息。每年一百萬元。迄今年八月一日到期。茲據華盛頓六月二十七日路透電稱。財長米隆。曾發表宣言。稱倘使法國批准一九二六年年米隆。貝倫奇戰債協定。則法國可展緩償付欠美戰債四萬萬元。否則美國希望法國能於八月一日到期時償還。此宣言發表後。引起法方之反感。據同日巴黎路透電稱。法下院因戰債問題。引起極嚴重之辯論。普恩資示意。對於解決此項問題。謹謝不敏。波隆氏痛斥英法美債務協定。謂法國精華已盡。上兩項協定。欲榨取其最後一滴之膏血。請問以白刃加諸法國頸上。法國對於各協定。更何能加以討論。

路透社按。白刃係指華盛頓電所傳之米隆宣言。波隆氏促普恩資向
前進行。拒絕批准該項協定。謂全法人民。願為後盾。下院聞波隆言後。立
時均表示態度一致。普氏稱。倘不因其地位須守緘默。故彼極願附議。彼
常欲修改英法。美法協定。曾宣稱倘無保障條款。能擔保法國可向德
國取償。或擔保德國不償付法國時。法國可不按照協定。償還英美。則法
國下院將不願批准此項協定。現彼甚願再作一度之嘗試。但恐少成功
希望。普氏最後允按照下院動議辦理。下議員遂通過動議案一件。稱政
府擬展緩償還於八月一日到期之戰債。以便下院能充分研究對英美
之債務協定。二十八日普恩資將國會動議。交外長白里安。但政府認國
會仍有於八月一日前批准米隆。貝倫奇協定之必要。以免償付法國
於停戰後向美購取戰時物品之債務。駐美法大使。接外長白里安電。促
其竭力重新向美交涉戰債事。於二十八日下午與美國務卿斯帶生討
論此事。斯氏答稱。國會現在休會中。欲求展緩。不能不得國會核准。故不
知如何可以展緩。二十九日普恩資在下院財政委員會。宣讀駐美法大
使克勞德爾電。報告國務卿斯帶生語。稱美內閣已經討論法國請求
無條件展緩償付戰債事。據內閣意見。美總統在憲法上。無權單獨處分
此項問題。必須諮詢國會。惟實際斷不能再召集臨時國會。無論如何國
會近頃態度。無允許法國志願希望。斯氏稱。彼明知關於此事。法國之意
見。甚為激昂。但美人抱強烈的意見。以為美國允削減。法國戰債之米
隆貝倫。奇協定。對法已盡極端的友誼云云。法下院認此為不可避免
之事實。故對於美人之拒絕。未顯驚異。同日美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
拉對法議員波隆演詞。加以痛駁。波隆在演說時。談及美國迫法國批准
戰債協定。稱美國苟不承認公正之辦法。法國有能力向世界呼籲。波拉

指陳債務問題解決。已逾三年。其期限已逾十年。且解決債務時。每一金
鎊只作十先令計算。彼稱法國為歐洲最興盛國家。並無失業事件。其爭
持之原因顯然與時間及正道無涉。必另抱一種目的云。七月二日法下
院外交委員會通過議決案一件。贊成有保留的批准英美二國對法債
務協定。預料此項問題。可早日解決云。

英美海軍談判

英美海軍問題。現由駐英美大使道威斯與英方談判中。結果尚未宣布。
據倫敦六月廿八日路透電訊。英政府方面以為目下在倫敦舉行之海
軍談判。或能商定於明年夏間在倫敦開一五強會議。討論海軍軍縮之
政治方面之問題。關於此事。英政府方面現未有舉動。但據此間感覺。美
國將贊成此項會議。該會議將不涉及下屆國聯軍縮委員會考慮之專
門問題云。又同日紐約電云。華盛頓訊稱。美國駐英大使道威斯。曾受有
訓令。通知麥克唐納。稱美國準備參加不論另行召集或由國聯主持之
海軍軍縮會議。預料麥氏將及早有所聲明。又據華盛頓七月二日合衆
社電云。據此間消息靈通方面意見。倘令胡佛總統能貫徹其主張。則將
令英美海軍均勢主義。成為軍縮張本。據聞在不久開始之討論會中。擬
先討論海軍均等及削減現有以及計畫中之軍備。而將海上自由主義
暫緩討論。據此間一般意見。以為英美以及日本在將來會議中。將同意
於真正軍縮程序。並無若何重大困難。因三國似均抱和解精神云。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者記)

自十八年六月廿八日起
至十八年七月四日止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蔣赴河北省黨部講演、接見北平民衆團體代表、

△吳稚暉等持蔣函謁馮、

△王藍會談交還威海衛無結果、藍使離京、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閻偕商震等離赴平、

△津市各委謁蔣、

△中法越約在京續開會議、

△瀋陽電、遼寧交涉署二十七日抗議日警毀路案、

△國府派劉曼卿赴藏、調查藏情、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閻抵平謁蔣長談、吳稚暉偕返、

△閻電國軍編遣委員會、稱出洋可實現和平統一、

△馮派代表宴晉省軍政要人、劉郁芬抵并、

△法使赴滬、中法交涉逆轉、

△陳調元由平抵濟、

△長沙電、攻桂湘軍回守全州、

七月一日 星期一

△國府成立四週紀念、蔣在平演講、

△蔣閻會晤二次、出洋問題似趨複雜、

△國府計畫擴充海軍、與英簽署協定、

△國府電陳仲孚、將青島事務移交吳思豫、

七月二日 星期二

△閻病吐入德國醫院、中常會委員、電閻挽留、

△黃紹雄抵港、與李宗仁同居青山桃園、

△劉建緒由全州赴桂林、

△港訊、陳銘樞辭粵主席、

△吳思豫就青島市長職、

△博興代表抵濟南、報告任應岐支隊屠城、

七月三日 星期三

△閻仍在醫院、謝客養病、

△陳果夫應蔣召到平、

△王正廷赴滬、

七月四日 星期四

△閻病稍痊、蔣派何成濬方本仁往候、

△蔣在陸大訓話、

△國府訓令五院中未成立者、限三月內完成、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哀中林已巳夏至後三日

逸塘

甲寅汝始生。厥初名鐘靈。故人敬祥子。歸我等螟蠅。垂
髻。遺家難誰解。哀伶仃。鮑君挈之來。君翼問年逾九齡。
骨相詎類我。見者誇寧馨。甲子春北旋。相將越重溟。挾
書赴橫舍。早起恒披星。每試輒冠曹。聲價長青萍。沾上人
始。累獲優獎。敎師重之。婉孌依慈母。課餘勤趨庭。子史
略。口授背誦如瀉瓶。期汝成美器。進思專一經。咿唔養
正。詩作聖有典。型書法樵鄭。叟謂海藏樓主漸已具雛形。終
童報國心。摩天待養翎。比歲自請東游孰知二豎災。醫
術窮。藥苓輾轉七十日。呻吟制泪聽符籙。亦罔效。繞室
趾不停。親友爭慰問。中外知友訊病至高誼五中銘。宵深
私籲大祝。汝能成丁鬼伯。遽見奪汝死目。忍暝家人哭。
失聲酸語怕細聆。佛珠猶在手。塵夢知已醒。佛中誦但
餘臥起處。長身想亭亭。梁月夜夜白。塞草年年青。情絲

不可斷。思汝空涕零。癡心說因果。三世非渺冥。再生托
吾家。壽考日康寧。

酬樊山疊纓衡移居詩韻見柬之作

毀庵

坐看時事水流東。敢望天心日再中。鉛泪銅僊今一去。
陸沉金馬昔曾同。城坊餘夢供追錄。身世如浮悟養空。
風月後生閒乞與。貞元留得兩孱翁。

纓衡招陪毀庵太傅夜讌即次其移居詩韻

樊山

精廬新徙鳳城東。師友聊爲酒一中。家具囊琴攜鶴易。
鄉風祀竈請鄰同。隱侯刻意吟雌霓。竟景重何心滓太空。
是夕月昔鑄銅人。曾眼見猗嗟吾與霸城翁。

纓衡招飲新宅即次其移居元均 叔海
城南卜宅復城東。總在紅塵十丈中。萬里歸心惟我共。

先。墓。七。言。佳。句。少。人。同。招。來。耆。舊。情。何。摯。同。坐。樊。山。樓。
在。蜀。十。話。到。承。平。夢。亦。空。燕。市。於。今。尚。堪。隱。不。須。仙。島。逐。仙。
翁。時有勸余東游日本者故及之

纓衡寄示移居東城詩索和次韻 石遺

平。生。雅。慕。隱。牆。東。卻。住。三。山。七。塔。中。忽。索。移。居。和。樊。榭。
尚。愁。書。局。困。斯。同。橫。街。苦。念。松。無。恙。慈。仁。寺。在。秀。野。曾。
誇。酒。不。空。知。汝。過。從。足。吟。侶。只。應。少。個。白。頭。翁。指春

寄懷石遺福州 堯生

歲。暮。懷。人。星。斗。南。石。遺。海。藏。與。弢。庵。文。章。下。筆。有。生。氣。
風。雪。一。龕。思。夜。譚。感。舊。集。中。君。第。一。喜。今。天。下。我。岑。參。
計。程。轉。到。瑤。華。日。春。水。桃。花。滿。楔。潭。

次均利纓衡移居 退舟

寸。椽。何。事。北。南。東。蟻。轉。仍。旋。一。磨。中。也。似。山。薑。賦。牆。角。
田。綸。霞。題。移。居。圖。有。牆。角。獨。立。山。薑。花。會。從。良。士。記。胡。
之。句。一。時。和。者。甚。衆。遂。以。山。薑。名。其。集。會。從。良。士。記。胡。
同。龔。羽。珍。記。見。王。仲。瞿。於。門。樓。胡。同。平。居。信。有。千。秋。在。
歷。劫。都。教。四。大。空。安。得。與。君。重。比。舍。隔。籬。長。喚。賣。花。翁。
舊。址。隆。福。寺。街。距。君。新。居。不。遠。

除夕襍書 石遺

五。十。年。前。當。此。時。初。添。家。累。爲。生。兒。兒。歸。黃。土。逾。三。載。
却。又。生。兒。祇。益。悲。
向。來。開。眼。望。天。明。老。去。還。教。醒。四。更。幾。許。零。星。文。字。債。
上。心。一。一。亂。縱。橫。
劉。生。之。松。貧。困。欲。無。生。苦。乞。生。前。作。墓。銘。誰。忍。預。凶。來。下。
筆。悲。呻。滿。紙。不。堪。聽。
詩。豈。能。窮。窮。却。工。幾。回。薦。汝。熬。而。雄。絕。無。河。內。鄭。餘。慶。
那。有。徐。州。張。建。封。

纓衡屬題春曹話舊圖 芝南

君。家。壽。草。昔。爲。圖。禮。部。產。壽。草。曹。文。恪。到。部。改。名。長。春。
中。丞。南。省。稽。古。曾。觀。此。本。無。今。日。兒。童。成。項。領。誰。歟。更。
公。餘。錄。訪。石。倉。廚。

一。代。賢。豪。聚。德。星。歸。然。天。錫。太。邱。齡。謂。吾。鄉。螺。舊。家。文。
物。隨。灰。燼。築。部。址。今。改。遺。老。衣。冠。見。典。型。

醉落魄 題譚步瀛 石工

笑。呼。白。石。依。然。明。月。梅。邊。色。短。橋。流。水。清。尊。側。烟。柳。絲。
絲。倦。隔。倚。樓。笛。玉。人。何。處。空。瑤。席。畫。鸞。歸。後。秦。臺。寂。
歌。雲。飄。賸。年。時。跡。絨。唾。櫻。脂。顰。夜。逗。春。息。



凌霄隨筆

筆記體類至繁。或辨異同。或傳人物。或繫掌故。或采風俗。所期不違乎事實。而有益於知聞。如嘯亭雜錄。竹葉亭雜記之詳稽典制。庸菴。郎潛。庸閒齋之掇輯遺聞。肯稱簡要。可參史乘。若留仙誌異。紀氏閱微。或爲工麗之章。或具閒逸之致。皆屬寓言。別饒深意。流傳久遠。有由來也。

在昔專制之朝。王者爲防反側。以非理示其權威。朱元璋以「殊」一則二字。輒行殺戮。胤禩引曆。踵其故智。疊興文獄。故以當時之人。而爲私家之著作。處境綦難。有時飾爲頌揚。良非得已。至清之既亡。則野史如林。羣言鼎沸。穢聞秘記。累牘連篇。又過於誕肆。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清史設館於民國初元。迄於昨歲。始有一史稿刊行。雖傳志表譜。略具規模。而取材循官書交件之

舊。評贊多夷猶膚飾之詞。蓋與斯役者。多勝代遺臣。詞曹故吏。拘於俗例。勢所必然。以云史筆。則無常矣。居恒竊念。有清一代。專三百年。中華之政。結五、千、年、專、制、之、局。爲世界交通。新陳代謝之銖。是非得失。非止愛新一姓所關。輒思爬梳搜輯。貢一得之愚。年來分載平津滬報章者。尙未盡其什一。繼茲以往。當賡續前緒。以竟全功。其他珍聞俊語。文苑藝林。有可以佐談廣益。亦所兼收。不限於掌故一端。用符隨筆之體。惟思科舉掄才。臺諫肅政。法良意美。昭於前朝。而復爲近時五權憲法創制之根據。故擬特爲注重。審其沿革。辨其利弊。冀爲研討者之一助焉。

清光緒之季。改訂新官制。命奕劻孫家鼐瞿鴻禨總司審核。並令諸大臣會議。第一次會議之際。袁世凱主裁

都察院。孫與爭甚烈。不歡而散。第二次會議。孫不到。惟書片紙送往。中有『都察院之制。最不利於雄奸巨慝。亦惟雄奸巨慝。最不樂有都察院。』數語。舉座爲之失色。都察院遂得保存。在當日觀之。宜笑孫迂腐不曉立憲精神。今當覺其主張不謬。而三權憲法。亦非一成不變也。迨入民國。袁氏亦嘗特設肅政廳。期爲變相之都察院。不知尙念及孫氏否。又張之洞袁世凱持廢科舉之議時。王文韶與之力爭。不恤大被頑固之謗。今則多悟。張袁未必是。王未必非矣。袁氏所頒之學績試驗制。定選士俊士等名目。非欲師科舉遺意乎。孫王二人。素有庸庸之名。然實非全無風骨者。歷代言官。均秩卑而責重。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謂『司諫七品官爾。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其見重如此。明初之制。都御史僅正七品。監察御史僅正九品。後乃改都御史爲正二品。與六卿侔。〔明代尙書亦正二品。〕監察御史則爲正七品。司言責爲朝廷耳目之官。其外簡巡按。號爲代天巡狩。聲勢

尤極煇赫。以七品之官。臨二三品大員之藩臬兩司上。猶漢代太守（二千石）承刺史（六百石）之節制也。劉繼莊廣陽雜記云。『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參將明代正二品）尊嚴可見一斑。當時朝廷喜簡少年進士爲巡按。蓋用其朝氣。俾勇於任事。搏擊豪強。故有十七歲即口憲天憲。驟任巡方者。其本指未可盡非。然以顯達過早。亦多狂傲矜張。擅作威福。及其末流。頗不理於人口。巡按制度。至清而廢。未始不由於此。而清代科道巡城巡街者。爲京師人士所震悚。猶依稀揣見當年巡按之威風也。言官科道並稱。清制給事中專以御史遷除。明代則科道同由他職選入。（清初嘗沿明制。）科職重於察內。故以部分道職重於察外。故以布政司分。所謂六科十三道也。科雖班在道右。然巡按督學巡鹽巡漕巡江諸要差。惟御史獲簡。給事不得與。而給事掌封駁。有駁正章奏封還制敕之權。亦非御史所及。迨清以六科隸都察院。科之特權浸廢。而臺諫混同矣。明制科設都給事。從六品。左右給事。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道設監察御史。正七品。清罷都給事。左右給事。升給事中。爲正五品。御史爲從五品。季年復以掌印給事中爲正四品。



曾胡譚蒼

(一)

凌霄一士

自洪秀全覆滅。國人莫不樂道曾胡。清末革命黨以排滿相號召。乃於曾胡輩無恕詞。近歲則黨國要人始復以曾胡相勗。並引爲治軍訓屬之範。則如蔣介石唐孟瀟之携手北伐也。譚組庵貽書唐氏。謂蔣爲今之曾滌生。願君以胡潤芝爲法。以收和衷共濟之效。今歲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漢口對所部訓話。有「曾胡治兵語錄不可不讀」之語。馮煥章之訓誡部下。亦時以曾胡爲言。張漢卿且略仿蔡松坡曾胡治兵語錄之意。輯有「曾胡治兵語要」。一爲軍事教育之讀本。而「曾文正家書」亦甚爲時賢所稱許。謂吾人立身行事。可資師法。凡此之屬。屢見於報紙記載。不遑備舉。良以曾胡誠有大過人者。無間今昔也。至其未明民族大義。自是時代使然。曩日中國智識階級。講天

下主義。不講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於其一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嘗詳言之。吾人固不必以此苛責曾胡矣。茲就關於曾胡立身本末。文章行誼。學識智略。軼事遺聞諸端。漫爲談述。分期刊載。期大之可供史料。小之足解人頤。要以使讀者對曾胡有較親切之認識。爲歸。其與曾胡事業上有關係之人物。間亦附及。藉爲參鏡之資。小言詹詹。匪欲自附於作者之林也。民國十八年五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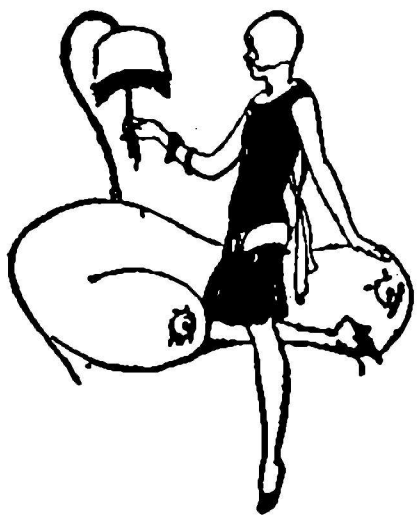
舊日我國人士對於一代偉人。每喜附會以種種神話以示崧生嶽降生有自來之意。歷代開創之君。其賴以號召故神其說者無論矣。即人臣之位高勲著者。亦不乏神話式之傳說。爲非常人之特徵。曾國藩之生也。相傳其曾祖父竟希。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不敢偪視。驚寤而聞曾孫生。喜曰。

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蕃。蔭互一畝。傳者亦引爲國藩之瑞應焉。國藩終身患癰。時以爪爬搔之。既貴顯。饒州知府張澧瀚者。號爲精相人術。相國藩龍而癰。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氣纒龍也。此與宋人所傳『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荊公目睛如龍。蓋人得龍之一體。皆貴極人爵。』甚相類。由韓琦、文彥博之例推之。一若國藩之克守臣節。乃賴有此癰。俾雖龍而癰。不與所謂真龍、天子者同科。否則黃袍加身。取清室而代之矣。癰疥之疾。乃有偌大關係。良可發噱。此類神話。不獨當時傳國藩者。津津樂道。即其子紀澤。以通達新學著稱。亦復未能免俗。其祭父文有云。『昔我高祖。夜夢神蚪。蟠礎綢棟。兕螭鱗縹。怖駭未終。誕降吾父。卜云大吉。爲王室輔。蒼藤獻瑞。重蔭終畝。大逾十圍。其占貴壽。貴則貴矣。壽止如斯。有徵無徵。天道窺窺。』雖作疑詞。而對茲之重視可知矣。吾人由今日觀之。誠覺其附會可笑。而在未受科學洗禮之當時人士。其崇

拜偉人之傳統的見解。大抵如是。固不足怪。且足見國藩深被敬慕之一斑也。胡林翼、忠、勤、才、智。與國藩齊名。而類是之、神、話、獨、罕、聞、者。殆以林翼大功未藏而先逝。官止巡撫。未遑封拜。其實顯之程度。視國藩爲夷滅太平天國之元勳。一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等酬庸。錫侯封於帶勵。』(用清室御祭文中語)時稱『聖相』者。固爲遠遜耳。他如李鴻章長身鶴立。說者謂似仙鶴之相。鶴之與龍。聲價亦相去甚遠。又若張之洞。附會者以容態似猴。亦有猿猴轉世之說。則等諸自鄧矣。

(未完)





猪

非予

夜深了。除了微風間或送來隣村一兩聲的犬吠，和草裏絲絲的虫吟，全園都沉在死的靜默中。天空月色瑩潔如光輝，柔穆的滿注在南向的碧紗窗上；窗是開着的，下半截遮蔽着潔白的白紗，月光由紗孔散碎的瀉在地板上，靠南的傢俱都清楚的顯出輪廓來。偏東橫陳着一架大床，一半也沒在如水的月色裏。

室中的女主人，懨懨的躺在床上，仰望窗外皎潔的月色出神。伊穿着薄薄的一件絲製的睡衣，櫻色的毯毯，多半覆在伊身旁的那個男子身上。伊的短髮蓬亂的散覆在粉白的前額上；睡神離開伊逃得無影無蹤了。伊身旁一陣陣震耳的鼾聲，更增添伊的焦躁，厭倦，不安。床褥上好像遍滿了刺人的短毛，叫伊不能安臥。最後連那僅覆在兩腿上的毛毯，伊也踢了開去。又翻過身來緊鎖着眉頭，微微的吁喘，目光

不禁落在蜷曲着身子，正在酣睡的那個男子。這時在月光底下，看得十分清楚，他的方臉上滿佈着縐紋，頂着一頭粗直的亂髮；一隻荷葉似的耳朵，和掀起的高鼻，不住的翕動；幾乎拖到耳根的闊嘴，他這副面孔。很有些猙獰可怕，伊用力推他一下；但是他只哼了一聲，依舊鼾聲大作起來。已往片斷的酸辛記憶，先後的射入伊的腦際，伊心裏想道：『猪！真是一個猪！』

＊ ＊ ＊ ＊ ＊

三年前，在學校的一個什麼紀念會裏，伊初次認識了他。當時他的流利的講詞，激昂的意氣，將他登台前，伊對他那嘲笑的形象吹拂得乾乾淨淨；伊心中便得了一個『人不可貌相』的印象。

不久在一個同鄉會裏，伊覺着更深切的認識了他。雄健的談鋒，廣博的學識，更

叫伊心折。在他以後頻繁的拜訪中，他的體貼，和對伊學業諄諄的指導，漸漸的在伊那清白的處女心中，生出一種超乎欽慕以上的感情來。

那是一個月色照拂大地的夜間。公園裏的遊人已經稀少了，伊和他並肩坐在湖濱太湖石上。暢談了許多問題之後，二人都各有所思的沉默着；只有湖畔的蛙鳴，和樹林裏烏鴉振翅的聲音，衝破這窒息的靜寂。經過幾番躊躇以後，他屈膝跪在草地上，嚙嚙著向伊求愛。銀白的月色，由梧桐葉底漏下，斑斑的落在他那仰望着的櫻赤面孔上，顯出一種醜陋的神氣，但是伊純白的心靈裏燃着精誠欽佩的火燄，一切醜惡的黑影，都頃刻溶滅在這熱誠裏。在這一瞬間，伊覺着一股聖潔的愛泉，由心的深處迸出，伊情不自已的，含着同情的熱淚，俯下身去。

他們定婚的消息，哄動了全城，尤其是伊的學校裏。誰不尊伊是全校的女皇？一般青年誰不想得伊的青睞？這個消息，引起許多人替伊惋惜。伊早料到伊倆的訂婚，出人意外，伊對於同學的冷眼，默然的

接受；伊的心中，却抱着高傲的思想，以為：『你們被物質的慾望薰了心，外貌迷了眼的人們呀！你們只注意漂亮的面孔，欣羨美麗的衣飾，崇拜揮霍的闊綽；你們所需要的只是諂媚，揮霍，擁抱，接吻，……怎會知道精神的安撫，道德的啓迪，和學問的修養呢！』

＊ ＊ ＊ ＊ ＊

在輝煌的燈光下，他扶着伊，由客散後的客廳走進新房裏。在沙發上，紛亂的思潮，在伊的腦中不停的起伏。他緊坐在伊的身旁，右手搭在伊的肩上；臉上堆滿抑制不住的笑容，伊羞愧的縮過身來，感覺到他的身體裏在燃着肉慾之燄。

『結婚是愛情的墳墓，』在婚前，他在伊的心目中，是那樣聖潔，偉大；伊對他的愛，是異乎普通所謂的愛；在伊這個愛裏，含有純友誼的敬愛；崇拜的愛和兩性間自然的愛；而這三個愛的成分中，後者，兩性的愛，是由前二者演進而生，並且是佔最小的部份的。所以前兩個成分要是變化，後者之動搖，是不可避免的。他倆的結合，還不及十日，然而伊心情顯著的劇變，在伊自己，也感到驚異。同樣的言談，舉止，在婚前使伊欽羨的，現在竟生出與前相反的感覺來。伊的直覺感出他每

一句話，每一樁行動，都含有肉慾，卑鄙，庸俗的原素。婚前他在伊心中塑成的偶像，好像見了日光的雪人，漸漸的消失。這個劇變的心情，雖然使得伊時時憂慮和不安，伊却竭力抑制牠的滋長，只希望一時的心理變態，不久便能恢復原狀。

在他們蜜月後，有一天他們倆赴一個宴會，座中有一個聲勢煥赫的軍閥，和一位名聞中外的院長，在席上，伊冷眼注意着他的行動。粗闊的腰背始終拱着；黑綳的短頸，由潔白的領中長長的伸出；與全身不勻稱的稜形的大頭，有節奏似的隨着二位貴客的談論震動；一切受寵若驚的神態。叫伊覺着一縷冷氣，由脊骨升到腦髓，全神經有一種難言的麻木。

在歸途中，他手舞足蹈的，告訴伊，『今天（將軍和我特別親近，我說的話，他很滿意。哈哈！這完全「院長的力量」；這次「學院院長的位置，有他們二位給我出力，還有不成的道理？」他興奮極了，雙手抱住伊，用力在伊兩頰上狂吻。伊用力的推開他。他又接着說道：

『「H院是W省第一個肥缺！那裏風景好，不欠薪，而且還可以……哈！你喜歡什麼？福特汽車好麼？你說呀！……」說完。又是一吻，

伊沒有氣力抗拒他，胸中填滿厭憎，痛悔，恨憤……

是社會輿論的影響？是傳統道德的勢力？還是伊缺乏抗鬥的勇氣？這恐怕伊自己也不了然。他倆在人們的眼中，依然是可羨的伉儷。然而伊的心境，是有過怎樣的一個劇變！昔日愛的殘骸，在伊心中，已成為傷悼的遺跡；現在生動着的，只是憎惡與厭倦，與日俱長的憎惡與厭倦。好像重傷後疲敝的身體，伊不敢追撫未復的舊日的傷痕，那太悲痛了；伊也不願揣想將來的命運，那太不測了。伊眼前的一切，都是可厭，灰色，無底的灰色。

到「學院時，他就職時的一篇演講，還是和三年前一樣的淋漓，激昂。聽眾也和伊三年前一樣的為之動容，贊許，欽佩。然而此時坐在後面的伊只看見一個野豬在向易欺的羔羊們說謊；伊知道這醜惡的外形裏面，有一個更醜惡的心靈。

＊ ＊ ＊ ＊ ＊

更柝敲過四下，月色已經西斜；全室又回到微明的昏暗裏，涼風吹在伊的身上，起了一陣寒意，伊拉過毛毯覆上，又翻過身朦朧的睡去了

十八，四，十五

原文献残缺